

棲霞

地140.70B  
341  
部3:8

卷十  
藝文志下  
詩





棲霞縣續志卷十

棲霞縣知縣黃麗中纂輯



藝文志下

棲霞縣主簿牟公家傳

邑庠生牟願相撰

君姓牟諱敬祖湖廣公安縣歲貢生前明洪武二年任棲霞主簿因隸籍於棲君爲吏有治行棲霞縣志登州府志山東省志皆載焉余嘗取諸志書讀之自修學宮立壇壝外唯云時值兵興今以事去君備歷諸艱百廢修舉而已其慈祥豈弟之意細微之故不詳也夫元明鼎革干戈擾攘史書簡畧自其宜耳獨

是明太祖時天下初定朝廷須人吏而才且賢者多不以次拔起至大官君既循吏山東之人稱之而當時大臣不聞上薦剡之章天子不聞下勉厲之語竟以主簿終其故何與世之才且賢者屈於小官不得以其名達於朝而職守微末雖有善政非天下所以興亡又不詳於國史惟期家有賢子孫私傳誌之使好古之士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所設施就其家問其事亦可以概想乎其爲人君之後數傳得宜陽君以儒顯爲鄉進士余意必有所撰述以廣先人之遺德而卒無有也夫自今上溯宜陽君七世又上溯宜陽封翁八世中間屢更亂離文獻泯焉然



宜陽封翁及宜陽君兄弟當日家庭瑣事今猶能道其詳若宜陽君去君不過七世宜陽封翁去君不過六世值一統大定之日未經兵火而宜陽君顧不能舉君行事之詳以告後人則又何與蓋自君而下傳子及孫及曾孫及元孫四世不顯夷於氓庶矣閭巷之人不讀書不識字每歲除供張宗譜倩人書寫及詢以祖父之名而或不能知也況其行事也與則宜陽君之不能詳君之事也亦宜然棲霞之人歷有明二百七十八年以至本朝又百五十六年而論列循良要之以君爲首君墓在蛇窩泊載縣志古跡

無極令郝公傳

邑人林勝選撰

公諱守栻先萊州人洪武初籍棲傳至公祖忻州同知諱如金如金生公父生員儒官諱清清生公公自幼穎慧七歲能屬文公胞伯丁丑進士他山公每試之以對應口輒出奇之曰此他日振吾家聲者也後有手疾不能舉適一羽士見之曰此兒大器不遇我幾爲廢人矣用鍼灸法立愈羽士竟不知何往稍長從遊粒庵范先生門撫枕斷齋攻苦者凡三年諸子百家無不沈酣會學使校士於登首補邑庠弟子員再二年食廩文名籍甚楚楚海岱間且多俠氣不畏強禦性好施里中待以舉火者



甚衆更尊賢禮士置惜陰館以萃人文捐公山莊以資館穀數十年而未嘗岸懷相對至今多有成就焉五赴棘圍不售辛丑歲遇恩例詔選太學公矻矻窮經無異曩時庚戌歲考知縣辛亥歲邑不熟輸粟三百石以活貧民無算甲辰冬授無極縣令甫下車百姓嗷嗷出囊金二百兩助賑更請上官發粟其生全最多會滹沱泛漲極邑與新樂不能兩利衆方議築堤公惻然曰新樂亦吾赤子也將以鄰爲壑乎遂因便以殺其勢而兩邑卒無所傷至今嘖嘖有口碑焉極於正項錢糧外有皇糧子粒賦最重民歲苦之當事者每懼勳襲之勢悍憚於首事而公毅

然獨去煩苛與民甦息上不允而再三爲之請命雖觸怒不恤也時邑民張之德因貧鬻妻五月餘妻不願潛歸其家泣訴於官公憐之捐俸完聚如初至於贖鍰苞苴尤介介然不屑也其所行大凡如此然性多翫讎故甫歲餘不稱上意遂謫貳華亭司錢穀時丙辰東省大荒遣价持俸金以賑飢撫院義之華亭宦族最多負課莫敢誰何公一一繩如法毫不容貫不逾時而國課以完邑令魯齋章公恒雅重焉邑糧長每輸粟北運有常例銀公曰此何例也革去不受海防黃公禦公有傲色公竟不甘爲拆腰尋染疴又念久違膝下遂解組歸課子弟舉子業暇



則偕友人嘯傲山水寄興詩酒稍醉傲右軍臨池水墨事此外  
塵俗絕不相移辛酉歲子晉領鄉薦公曰爾伯祖登萬曆癸酉  
爾登天啟辛酉所爲繩祖武者此也勉旃越數年適近壇公就  
窆堪輿桂林熊君持塋聯俛公書之公揮筆精神不異常時甫  
落筆旋謝人間事矣嗚呼公抱有爲之才而竟不得大售而天  
又嗇以年時六十有三配王氏生男三女二長名芳儒官次名  
晉舉人三名復庠生

祿豐縣知縣林公傳

濟南石丹文撰

公姓林名昌字皋言山東棲霞人其先莆田宋進士德寶刺登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四

州因家焉乾隆庚寅舉於鄉筮仕館陶學補聊城學嘉慶間授  
雲南祿豐縣令公年已六十或勸勿往公曰州縣微員也能害  
一方亦能福一方天下者州縣之積州縣各稱職則天下治矣  
遂往公性仁恕爲政務持大體然知緩急先後亦不爲人所欺  
祿豐地理溝渠爲急蓄水既多溉禾低田栽秧公親行巡視諭  
水約水催填成十三年春旱低田不缺水公赴天成天生賽寶  
三填視水令二人舁竹椅往遇險公步行二人扶掖過水約水  
催皆盡心民歲增穀數千石鄉報縊死人公將往驗至老鴉關  
填頭稟出間水道事公卽命往勘左右以人命急公曰人命一



家之累溝塹千百家之命迂道至飭水約即修塙公勸民山種  
松日邑之薪皆取於山今山多童薪價增民力必屈凡有山者  
及時種十年後材木不可勝用且界址一定永無爭山訟祿豐  
無乞丐貧民皆備春餽口戊辰旱有穀家皆閉糶確戶罷春貧  
民困公論鄉保查積穀家令各留一年穀備飢餘俱發確房春  
爲米仍令其家自收貯不强之糶有穀家皆樂從貧民賴以無  
飢祿豐俗租屋居者不許老死屋中以娶妻生子爲忌產婦臨  
蓐先期出宿於外彌月旋返公諭之曰歌斯哭斯居室者之恒  
事豈有屋之家即長生不死耶娶妻生子人間吉祥何嫌何疑

而不能容且貧富何嘗有屋者之子孫能保其不租屋而居耶  
又其俗喪事以修齋誦經爲孝婚娶宴客侈貧家至有踰期數  
年不娶者公以爲革弊之法必自紳士倡之則民有向善之樂  
而無不若人之恥因與紳士酌豐儉之節勒之石俗盡易公判  
事不留案不信胥隸士官過往不勞人以市恩優老幼崇節義  
不受請托不責婦人接延寒士如或不及公教人一以明倫爲  
本與紳士建義學二十餘所頗侵寺租寺僧控制軍制軍怒召  
公詰責公力辯不屈制軍曰汝欲上佛骨表乎旁觀動色公坦  
然不懼制軍乃笑曰地方事但盡爾力所能爲而止此固佳事



然爾力不能抗我亦不能支也此猶非民命所關不必以去就  
爭且爭之勢必委員提訊誰能復作強項令乎公悟乃詳租歸  
寺公以疾去官去之日祿豐人咸流涕公猶以溝塹爲諂諂既  
歸疾愈以父年老就教職選長山學長山人馬桐芳性疏狂每  
招物議公獨取之公骨相古穆頎然以長望之如孤鶴霞舉著  
有思補錄等書父喪歸葬後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子三人皆恂  
恂有父風

論曰昔孟子之論王政不過養民養民不過井田樹畜教非所  
先也古之教猶不先今之教何如哉以養自擅而以教責民章

句紛紛何與政體若林公者可謂不囿於俗者矣世之稱林公  
者多誇其教授講學夫教授講學當其時者豈少也哉其爲政  
何如也兩漢循吏殆近之矣如林公之治祿豐亦其次也

鐵李先生小傳

黃邑 賈允升撰

先生姓牟氏名願相字亶夫棲霞人先十五世爲湖廣公安人  
嘗讀公安族譜云先世姓李宋時爲將軍主鐵官時人稱之鐵  
李氏而先生小字適曰李因自號爲鐵李云先生賦性不諧於  
俗而淡泊自守與人無所忤爲文詞沉博絕麗光景動人而試  
輒不利體素豐偉潔白如玉又自貴其生不能勞役風雨寒暑



輒不出亦以此不多應試家無餘財而有良田美宅佳果垂蔭  
蒔花釀酒偃仰書窗怡然自足視名網利韁中人茂如也然獨  
甚厭衣頂之榮常不欲老作諸生年例滿矣不肯告意將謂天  
下終當有知己者姑徐待之病二年猶不告而竟服青衿以卒  
卒時年五十二所著詩古文小澗草堂集如千卷藏於家先生  
嬾似嵇中散喜飲酒似陶淵明善笑似陸士龍遇人無貴賤輒  
大笑鬪子弟詩文不工者不怒而大笑之既病不能言聞人言  
猶大笑既卒將葬其友人輓之曰飲酒讀書皆未足清風明月  
已無餘又曰慧業月明化去還應歸佛地逸情雲淡生來原是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七

住仙家鄉先生會葬者諷誦歎息皆曰此鐵李像贊也

劉公笠夫傳

黃邑 張志倫撰

先生棲霞人也姓劉氏諱曰義字立夫一字喬林號笠夫祖父  
俱業農有厚德先生偉幹廣額器宇深沉與人相接和藹可親  
又善談名理每於衆人意盡語竭時復作一兩語輒能發人性  
靈泠然動聽居常凝神端坐無少偏倚言行務著實地不隨俗  
浮沉時或爲不見知所詆先生弗恤也少孤家貧溺苦學問二  
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受知提學趙鹿泉先生明年領山東癸  
卯科鄉薦本房師劉寄菴先生大紳有重名於時既得公恨相



見晚嘗語人曰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唯筮夫可無愧也  
乙卯檢發河南試用二年始得一攝蘭陽需次之際仍筆耕以  
自贍給既而以母樂田園卽陳請歸養在官才一年耳洛陽人  
周仁者嘗事公爲青衣之秀其後流寓於黃爲余言蘭陽民俗  
華侈飲燕無節公旣受事首以厚培風俗爲務每接見縉紳士  
及鄉老里胥若子若弟必諄諄戒諭曰願爾等自今勿擺鋪爲  
爾擺鋪故財匱財匱則流離死亡隨之矣蘭陽人語以酒食羅  
列爲擺鋪公好問民俗知其利病故每爲其語以悚之又言公  
居官樸野雜佩無所紛華適用而已同列陋之公終不易在河

南省垣時有某官檢驗回公問何傷曰小刀斃傷遂笑指公曰  
其凶器大似君所佩也蓋蘭陽人習見公服飾如此聞公訓言  
如彼故政簡而易化人心感服風俗一變旣乞歸從容屏處無  
以激發其志氣乃益務博覽以自廣益同邑牟默人廷相清修  
介行讀書好深湛之思外人罕見其面公以宦歸不接貴游獨  
詣默人訂交默人亦喜公天姿卓越狷介不污遠於流俗故兩  
人相得甚驩余先與默人游後復交先生兩人與余異縣居相  
距皆百餘里然歲必一再會聚竟日夜縱談古今事各倔強不  
肯相下而先生語不妄發發必絕倒散後各玩味其言忘路之



遠及先生既長遊而默人與余益以龍鍾不能數相見存歿盛衰之際可勝感哉先生之學尤精於算初問途於默人迨乎既躋其巔造其奧而默人反不逮著書言算學凡若干種皆心得之言足可寶貴默人爲之序以藏於家其門人柳蔚有問病記道其師初病卽自處分身後事甚悉疾革之前數夕看鞠花口占絕句云半月不曾見殘枝尚著花不知人欲去自有舊時嘉意思安閒方寸不亂有以自定可以覘所學矣卒年五十二論曰笠夫用讀書起其家艱辛刻苦達於政治厥後遊心道藝之場垂二十年身潤而業益崇蓋不以豐豫泊其志尚耳矣平

生畱於財然當予者亦不吝也方笠夫以算學鳴客有謂余曰劉君欲言利事析秋毫乎余時伏而不應今觀其所自成就又謂之何也嗟夫天下不少讀書人求其爲有用之學不肯碌碌而其述作卒能餉遺後世如笠夫者復幾人哉復幾人哉

敕贈文林郎藥公暨德配孺人牟太君傳

曹振鏞

大學士

公姓欒氏諱葆中號和軒孺人姓牟氏余門下欒堅太翁太母也歿後歸山有日其同年諸友祈余爲之傳余政務弗遑何暇爲文然以公之學品兼優孺人之閨範克端必不可湮沒而無聞且余旣與長公卽有師弟誼義亦無容辭焉余聞公以儒世



其家籍隸山東登郡之棲邑邑故多佳山水而峰巒起伏綿亘百十餘里蜿蜒鬱折而北忽爾盤峙數頂簇擁攢拱如椅列狀雲日晴靄岡阜縈紆而幽曠環其前則爲洋河雨霽霞飛波明如鏡與螺翠相映入畫昔人謂光黃間多隱君子意其地萃靈淑當不是過而河之陽則公所居村在焉村無異姓家操作不外農畝業而書聲琅琅幾於比戶皆然園叟塾童並皆怡然自得蓋自先世高曾以來代貽令訓課讀勸耕睦婣無間言至公益稱敦厚義方之教務篤實不干時譽而孺人尤勤內助持閨範嚴整勗子恒以大義推類明恩靡不有謝家林下風公中年

雖數屈棘闈艱於名場然內顧有以自樂秋月春風講堂課業環視宗族獎引惟恐不及嘗語孺人曰義路懸規禮門植矩吾與若其勉之研書析理游道怡情吾以董成後嗣克續吾業焉夫善人天之所福居是里者莫不頌其德以爲當得厚報無疑迨長公卽領鄉薦旋復高捷南宮人方謂庭訓所獎成潛德之光發爲馨聞當必食報自此始遐齡永享菟祿爾康以不違衆心所禱祝而孰意竟翩然長逝也余門下諸子散處天壤安能咸獲追隨然居相邇者每備稱里居世族及言行所著使得共懷儀型焉任邱邊子鳳翽亦長公卽同年友也嘗宰是邑尤知



之甚悉是爲叙

贊曰公與孺人之盛德竟至是哉於其歿也聞訃而至者祗徊  
曩哲流連風景其鄉之人指邱壑之羅列謂曩時所登眺處也  
俯河流之宛轉謂當年所釣遊地也莫不感慨太息追述篤論  
芳徽誠足爲子孫法百年而後流澤未艾有懷耿耿能無嘆先  
生之風真與山高水長也哉

牟墨林封翁傳

福邑翰林牟仁橋撰

牟墨林封翁字松野登郡棲霞縣人始祖敬祖明洪武二年爲  
縣主簿入祀名宦生子聞道遂家焉聞道生進進生慶慶生謙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二

謙生文德文德生時俊時俊生鏗鏗生國瓏國瓏生之儀之儀  
生縮縮生墨林封翁翁性簡默惡塵囂居城北之古鎮都善務  
農餘三餘九日益充盈每謂人不患無財患不善用其財故其  
爲人也儉以持躬無苛刻事實以潤物無慳吝心道光十六年  
歲大歉人相食翁開倉以賑廛門者趾連而肩摩也有阻翁以  
後難繼者翁以爲多活一人則少死一人吾爲吾力之所能而  
已歲戊申棲霞縣令方傳植創建書院延邑紳謀經費紳多詣  
翁商行止翁曰是吾之夙志也吾恨不能獨力舉吾家科名累  
累種豆得豆過橋折橋可乎出制錢五百千爲諸紳倡聞者風



起不月而事歲咸豐中京津有警各州縣奉檄籌餉翁命子振  
首先書簿捐銀二千兩同治九年以子振克襄 王專誥封  
奉直大夫咸豐十一年同治六年擒匪兩擾樓境本社禦賊陣  
亡者家給糧五石哭聲謝聲呼佛聲相聞數里蓬萊福山等處  
被擄逃歸道經其村留食宿日不下數十人當擒匪未到之先  
土匪滋事人情洶懼匪視翁家爲几上肉翁令糾合莊佃聯絡  
鄰曠飲食器械皆公承辦助餉城團適爲聲勢稟官設爐鑄造  
火器匪爲胆寒不敢動遠近賴以無虞又築石圩於方山西爲  
離城遠者避難地所費殆以萬計周圍二十餘村老幼罔不感  
樓霞縣續志 卷十 十一

激醲金泐碣以誌不忘卒年八十有二易簀之夕召諸子立牀  
前囑之曰吾生平無絲毫浪費扶困濟阨終身無懈爾兄弟須  
記吾言繼吾志者乃吾子否則不汝血食也翁沒後偶遇水乾  
仍舊施食蓋恪遵翁遺命云  
論曰有爲爲善善非真善無沽名心無邀福意率性而行若翁  
者可以風矣翁之輕財好施也翁非乘堅策肥人也布襪青履  
揮金如土賢者固不可測翁於吾爲曾祖行喬生也晚而又隔  
縣不獲左右侍親炙其高躅俠氣則喬之不幸也

張孝子長松傳

邑庠 牟願相撰



張長松棲邑西南鄉乞人也長松早孤事瞽母孝家貧以日計爲人傭保主人與之食不盡食攜歸遺母或無所事則往來鄰里間爲母乞食母食已乃食其餘以爲常其後年漸老力衰多病值冬日大寒母子聚一室雪稜稜下擁其門不得出病愈甚乃涕泣呼母而言曰兒不肖不能具甘旨然每出乞食日供母一飽母賴以活今天降疾甚矣憊吾其不終養乎母老矣可若何卒於邑歔歔以死而鄉人及其族姓竟以長松愚而乞莫之顧也

贊曰孝弟之性士大夫或喪之乞人存之如張長松者乞人乎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乞人乎

于孝子傳

訓導 于如川撰

余嘗適登郡見松山道上有石碣焉碣鐫于孝子廬墓處不覺肅然敬却然立徘徊而不能去鄉父老告余曰孝子名桂齡世居松山鄉生數月而孤依母成立故母子未嘗頃刻離年甫冠博學嗜古不屑仕進郡試冠童子軍人莫不爲孝子喜而孝子弗以爲意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試輒違膝下動經旬日富貴功名身外物吾焉用此晨昏戀戀不涉城市母王氏顧而樂之道光七年其母卒孝子痛其母之一生苦節遽溘然逝也



尤痛已之未獲承父色笑父亦未獲已几杖侍奉也廬居墓側三年不返思其欲思其嗜一飲一啜無食不祭聞孝子之風者亦可以興矣廬距其家五里著有廬中日記盤土記燒拜記日記者疾病用風親朋來去必書必告纖悉不遺盤土記者每日六盤缺則補之燒拜記者朝夕燒香朔望燒紙月逢十日燒冥衣孝子洵事死如事生者與爰爲立傳以載其事

論曰廬墓非古也禮成壙而歸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倚廬之制在中門外以木倚牆以草障之既葬乃塗之立柱於楣納日光焉練後始居室故曰廬墓非古也廬墓者賢者過之也棲霞縣續志

卷十

十四

例貢生 貶贈徵仕郎王公傳

教諭 單爲總撰

例貢生 貶贈徵仕郎王公永盛字斯爲登州棲霞縣人父國均生子四而公列二幼篤實長敦倫理析居後家極貧薄田數畝竭力養親值年荒益困頓妻又病亡以田與兄以宅與弟謂之曰善事二親吾去矣不富貴無還也去之京師不數年經營致富遵例捐監納貢買田宅於豐粟村繼娶喬氏迎二親終養焉兄若弟貧猶昔咸分潤之堂姪培功貧無依與之田二十畝兼爲授室仲兄沒遺孤在抱視猶子撫其女如已出外家莫



氏年饑鬻產出資代贖四十畝鄉里無恆產者求莫不應然自奉約食不麩糠粃一被數十年做矣家人欲易之公曰勿易也留以施號寒者嘉慶十七年歲大饑人相食出粟煮粥所活不下萬人造橋修路難更僕數道光十六年卒卒年六十有四鄉里哀之子培芝先公殂孫芳林方十餘歲先生臨終執其手曰家廟祭田余有志而未逮也汝其留意焉厥後芳林謹遵遺訓克成先志青年補弟子員報捐訓導 賜贈公爲徵仕郎爲善獲報信如是矣芳林爲余門下士禦賊陣亡崇祀忠義其子起東爲余述公軼事余欽焉爰述顛末而爲之傳

論曰晏子仕齊父族無不乘車母族妻族無凍餒當時稱其賢先生白手起家慷慨好義與晏子雖不無大小殊余則謂公難而晏子易若公亦可以風矣

姜公駿升傳

臨漳進士彭九齡撰

公姓姜氏諱駿升號千里先世自海陽來棲明季之亂流離播遷無定所會五公購居於棲之北鄉樹村東園生子四長珉次璟字景山又次珂千里公其季也會五公治家嚴稍拂意聲色俱厲一家畏之公獨委曲得親心或謂其愛少子會五公曰吾非愛少子愛孝子也公三兄一姊執弟道甚恭家事惟兄命是



聽公嗜讀其兄景山公督之嚴縣府試屢列前茅景山公望益切每遇歲科試發榜前一日景山公必抵郡嘉慶己卯公年三十一矣應院試出場頗早景山公曰兩年功夫在此一日苦心經營猶恐不售早出何爲公曰題頗順手故不覺其早也景山公有喜色索稿閱之謂可必售榜發列第七景山公悲且喜曰費盡數十年心力吾弟始有今日一巾何如是其難也吾弟勉之景山公生一子公視猶己子甫解句讀卽爲講貫不間暑寒其勉望之切一如景山公之勉公而望公者道光十七年科試入泮景山公猶親見之慨然曰吾弟力也公胞姊適劉氏家貧

晚年居母家每歲燈節便來祀竈始歸歸時酒肉鹽菜無弗備爲置田畝山巒預爲其姊養老計姊有一女女嫁貧如姊田巒所得強半與之而仍不足衣食惟公是依有議其姊無厭者公惻然曰人有不愛其兒女者乎姊女猶吾女也公家本不豐而輕財好施有攜一筆筒易粟者給包穀米一斗麪一升乾菜數十觔或謂所償太多公曰此亦讀書子浮浪廢業一至於此吾哀其貧而給之粟且留此筒爲子孫戒公循循善誘出其門者大小各有所就其貧而才者尤愛之不忍舍半生菴少慧家無儋石幾廢學公曰此子大可造也召之來教之誨之兼飲食之



十年撥芹又三年食餽生父語其親串曰吾一家性命姜五叔活之也公偶病日兀坐書齋悶甚召村童口授詩書無一字訛滿堂呶唔以爲樂公持家勤儉集家人而語之曰大富由命小富由勤工賈逐末士農探本田無惡歲書有黃金善理財者可以思過半矣其子笑山公幼多病不克讀父書孫桐岡少穎悟公曰兒頭角崢嶸當成大器然不可以不教功少輟輒撻楚其孫哭公亦哭擲楚於地其孫掩涕讀益力咸豐元年冠童子軍公喜曰兩間白屋二世青衿書香一脈不絕矣不數年得食餽而公益喜歲壬戌其孫赴秋闈公杖而送諸門曰吾老矣爾應

鄉試四次矣此科不中恐不及見子之發達矣言之貌若戚詎意竟成讖語卒於同治元年七月十六日辰時享年七十有四年九月十日而捷音至距公歿僅五十四日其孫是科登賢書來年成進士以孫桐岡官勳封朝議大夫公真可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者矣其孫桐岡與齡爲鄉會同年京寓述公軼事不覺淚泫泫下囑齡爲傳何敢辭謹即所述以臚其事

隆德縣蔣公於傳

武進管晏撰

蔣於字伯林山東棲霞人性鯁介精拳勇不與俗諧遇事敢爲有古任俠風由廩膳生考取咸豐辛酉科拔貢候選訓導時余



知縣事學使鄭敦謹謂予曰貴治選拔蔣於非常器也其器傲岸其文堅樸可爲國家得人賀宜善視之余記其名唯唯屢往延招非公不至益信鄭公言非妄同治七年猶匪猖獗陝甘

欽差大臣恪靖伯左宗棠奉

旨平西檄余從軍抵陝後

左帥知招安非計專主征勦帶兵理餉在在需人詢余平素知名工余首以蔣於對左帥札調來陝差派押運糧車大雨時行積潦沒膝左帥見其塗體沾足泥水淋漓以爲此人何事不了八年八月大獲勝捷由保案以知縣補用十月委署隆德縣知縣兼理莊浪縣丞隆德經賊蹂躪城野荒寂絕少人煙猶匪不棲霞縣續志

卷十

六

時出沒蒞任後籌防籌勦勞來安集招亡勸耕官給籽種牛力先後拿獲積年巨匪王弼侯得印等多名解訊正法聞者股栗遺民戴若慈父母九年二月初五日莊浪西南鄉距城二十里之裴家園突來獍騎圍攻民堡蔣於聞報卽帶防勇八十餘名出城馳勦遇賊接仗斃賊二十餘人詎賊另股由間道夾攻衆寡不敵蔣於身被十數創力竭陣亡隆德男女如喪考妣左帥聞之頓足失聲泣數行下曰吾失一臂矣加片附奏爲請

卹典六月十七日奉

旨從優加贈知府銜照四品官以下

陣亡例給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左帥



爲籌銀五百兩命其眷屬扶柩歸里并飭各地方官緣途炤料毋令阻滯嗚呼若蔣於者洵近古有數人哉蔣於因棲邑山地磽瘠耕收淡薄謂一種十穫莫如樹木辨其陰陽別其燥溼著有種樹紀略一書躬自栽植以爲附近村人倡利皆十倍加足見爲秀才時便以天下憂樂爲己任大用大效小用小效亦曩雖見末之一端云

論曰天下將有大亂則大才生將有小亂則小才生時值兵劫毛錐安用哉上馬殺賊下馬露布蔣於亦應運而生者也惜也捐其軀而未竟其用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九

王公芳林傳

福邑 王兆琳撰

君諱芳林字杏田號少春行一世爲觀前社觀東村人祖永盛例貢生 馳贈徵仕郎徙居汗橋社豐粟村遂爲豐粟村人

父培芝太學生

敕封徵仕郎

馳贈武德騎尉早卒母

郝氏守節撫孤事翁姑克盡婦道奉

旨旌表君性和順居

鄉恂恂與物無忤事母及祖母以孝聞青年入泮由附生捐貢加捐訓導好善樂施閭里頌之捐地七十餘畝爲祭田以其餘贍族人貧者賴以存活咸豐十一年擒匪東竄公舉君爲團長承辦團練事宜君捐備器械及出隊口糧所費不貲九月初四



日率勇禦賊於蓬萊之温石湯衆寡不敵力竭身亡賊退後歸  
葬於本村之北崗卒年二十有八有司爲上於朝 恩准  
崇祀昭忠祠從優議卹給予蔭襲雲騎尉襲次完時給予恩騎  
尉世襲罔替君爲單伯平學博門下沒後弔之以詩曰豈有書  
生能荷戈一門孤寡更如何紛紛萬輩全腰領不及王郎戰死  
多君真可謂視死如歸死而不死者矣子一名起東克成父志  
孫二俱幼慧人咸謂忠義之報云琳與君爲宗誼琳家祭田半  
在豐粟之河北岸每年來莊理租事得與君月餘聚以故知君  
生平最悉其子乞琳爲傳爲叙其梗概若此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二十

劉氏貞烈傳

邑庠生牟願相撰

劉氏王得仁妾也初來棲時小不能識鄉里養於林氏年十七  
爲得仁妾未期年嫡衣氏病卧牀蓐劉晝夜侍食飲甚勤二年  
而衣氏死既殯得仁又病自知困劣每思所以爲劉計者劉曰  
毋庸妾易處耳必以死今年春得仁病劇語劉曰我自顧一身  
之外無餘者意中戀戀時復念汝謂汝必嫁汝又忤人今訣矣  
彊飯勉之無違我意我囑諸兄弟爲汝擇善處及我之見之也  
劉執不可曰妾受主人恩必以死所以報也既而得仁沒伯兄  
體仁經營棺殮未暇他顧聞室中大聲如墜重物闢戶以觀則



劉氏縊梁上懸斷不死次日早起家人驚顧不得劉或言村東里許有高崖懸立崖左右亂石嶙峋見劉從崖上自投下家人急往負以歸久之蘇又不得死劉七日不食家人嚴防之因環相勸曰毋自苦汝之爲主人亦足矣夫節烈之事詩書之族多焉彼人皆良家女重自愛其計畫無復之故甯出此汝旣微賤人不以此望汝又不幸無父母兄弟宗族尙復誰爲且汝年二十三甚少人生實難何太自苦乎劉不答惟曰吾與主人言矣不復可易能起主人而爲吾易吾言者可不死耳不然必以死六月十一日得仁祭日諸兄弟畢集賓客沓至劉氏出謂體仁

曰伯氏欲我生者收拾纆帶都不假人奚益哉願速丐我家人猶欲緩其事曰徐之將祭矣旣祭劉出復理前語家人曰客爲亡人來者且飯飯畢可乎飯畢又出於是得仁族兄某在座慨然謂體仁事已如此殆不可罷君其聽諸劉氏聞乃謝旣入室又顧而言曰家貧主人沒未得變服今衣青衣死非禮也旣已無可奈何遂從容自經以死

贊曰昔關盼盼爲唐張尙書妾尙書沒後念舊不嫁獨居燕子樓一日感樂天之言賦詩而縊論者美之然盼盼嘗讀書識大義今劉氏不然其於貞烈殆天性也夫妾之無子者不作主不



祠廟烈如劉氏作主祠廟不其宜乎

李烈婦張氏傳

邑庠 牟願相撰

今使孟家鴻案一世相莊桓氏鹿車終身對挽則磨笄不以名山尅面無庸引鏡能文淑女何來祭外之章識字貞娥不下還陰之筆然而臣出身以事主女辭閨而適人未逢雨雪難明皦日之心必值風波始著柏舟之節如其登輿而咏于歸見廟而全爲婦珊瑚枕薦陳夫涼燠玉釵常挂于春秋瑟琴之愛良深牀第之情最篤而太山木萎杞國天摧此雖一死以成仁曷嘗再思而傷義乃若彌留之際秦鳳初乘納吉之期鏡鸞罷舞新迎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佳人於南國僅識夫壻於東方三星之粲空傳一豎之侵已劇懷裏之菱花突破雲中之桂樹忽虧則當賢雄既失作獨處之彼嬰猶可慈母明心報爾髦之我特爾乃憤不顧生恨惟祈死供旨堂前但憑兄嫂嗣兒身後祇在舅姑遙遙百歲來日大難寂寂九泉此間最樂同心人去不願桐樹孤生續命緣空敢效藥苗獨活嗟乎帝娥化鳥歲歲海邊石女望夫年年山上日出宋臺碎首韓憑之婦車臨董鳩屠腸皇甫之妻提壺則霍里生悲握玦則北齊鍾恨今來古往多緣貞木而神傷地老天荒半爲藁礎而淚灑曾聞其語實見其人蓋十八齡而婦嫁二九日



而夫亡婦稱未亡者七月乃縞帶以殉夫客皆出涕於一哀遂  
白衣而會葬事在甲子春仲之初時維嘉慶紀元之九生已作  
廬江之鳥誓不單飛死則爲古墓之枝何妨連理彼浮雲之南  
北臨滅同歸卽溝水之東西到頭必會試問絲蘿系出樹旁之  
李耳若求桑梓光分天上之張星

贊曰古人既沒其言斯在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英英烈婦生世  
不諧生衾未煖死穴同開滄海成田高岸爲谷所不可變湘江  
淚竹東山之側古原之旁新土外封烈魄中藏

林氏貞烈女傳

邑庠 生 牟願相撰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姑  
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義不  
從乎夫也曾子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可除是不尤人以嫁也然則  
女未嫁夫死不改適與死其夫其非禮之中與林氏棲霞人幼  
字同邑趙光南歸有日矣今年正月二日而光南死家人秘其  
事竊竊私語女慨然曰無誑我我不負彼趙氏誓必往所謂不  
改適者耶女志既堅父母不能禁遂以四月某日送之趙氏之  
門登堂拜姑躬自操作問家事甚悉姑憐其賢不知其將死也



泣曰兒子亡自是吾命吾痛婦耳日暮姑與女同榻寢夜半心動起視女縊死矣嗚呼此所謂女未嫁爲其夫死者哉人情莫不貪生惡死戀父母古烈婦不然妃匹之愛至以身殉彼有所不得已耳林氏女道也其亦有不得已如古烈婦者與故曰非禮之中雖然禮言女未嫁夫死既葬而除服不尤人以嫁也而固未言女未嫁夫死不改適與死其夫者之謂非則是女未嫁夫死不改適與死其夫亦聖人之所不禁也聖人制禮不以難能者責人林氏能人之所難能者與殷之亡也比于爲宗臣以諫死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未爲臣也而亦死伯夷叔齊可以不死者也林氏死趙夷齊死殷將毋同女年二十有二其死則四月十四日也

贊曰女不幸未嫁而夫亡夷然而處曰合於宜慨然而殉曰過於奇是固然矣然與過而薄甯過而厚生不識其夫死而爲之婦不見某里之原高二尺爲林氏烈女之墳耶

烈婦牟隋氏傳

邑舉人 牟應震撰

隋氏儒士鏞女幼字吾堂叔之長孫人和和患股癰成殘廢膿汁浸淫臭穢不可近家人不欲爲和娶以貽氏戚遲至氏年二十一歲不得已始成婚而氏事和恭謹無惰容以故隣家之僕



婦婢子至和家者莫不稱道氏之賢次年和祭其母墓歸而疾大作遂不起氏盡出奩中物散家人家人揣知其意班守之氏曰我非不知死之可以已也第祖翁雖老尙康強翁姑皆未老有弟四人他日孰以一子不絕死者嗣死者瞑矣不必留一未亡人爲兩家父母累且若亦不能終歲守我也家人執不許氏出不意趨就和柩前焚香拜辭投繯死時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十日氏年二十有二余在都中聞而哭之曰隋於吾邑爲詩禮族自金之定海侯起家至於今六百年以賢淑貞烈傳邑乘者代有其人可考也氏在母家其父母所以教氏與氏所以事其父母者吾不知其何若其歸吾家也其夫殘疾其姑爲繼姑繼姑之出爲小叔者四翁與兩叔翁同居兩叔姑亦皆繼室與氏年相若兩叔翁前室遺孤爲小姑者二氏以一身周旋其間難矣而莫不各得其意婉婉和易閨門之型也其生不辰卒以烈顯悲夫

節孝烈婦藥常氏傳

邑副 郝捷科撰  
貢

在室爲女至夫家廟見爲婦常氏女也非婦也非婦而謂之婦以其克盡婦道而婦之也其克盡婦道奈何常氏者邑民常秋之女許字藥西欄之嗣子繼業爲配結親後未及于歸繼業赴



遼東不返久之音信杳如西欄恐誤氏終身令其父別擇良匹  
父以商之氏氏愀然曰吾自幼許字藥門藥吾家也吾舍藥何  
適矣父從其志遂送至夫家而安處焉入門見翁姑困於饑寒  
亟取其奩中衣改製以衣之又勤於女紅鍼黹易粟米甘旨以  
養之翁姑由是坐溫飽而不至凍餒以死皆氏力也厥後翁先  
沒姑繼逝殯葬事事如禮三年服既闋慨然嘆曰吾夫久出無  
耗其存亡不可知凡吾所以來爲翁姑耳今翁姑既沒入土已  
安吾事畢矣復視息人間奚爲乎乃於其姑三週之後九日自  
縊而死蓋嘗論之矣矢志栢舟者婦之節也敬秉內則者婦之  
樓霞縣續志

卷十

三

孝也視死如歸者婦之烈也樓邑多賢媛若此者有之然皆成  
婦以後之所爲也而常氏則未覲夫之面徑入夫之門以女而  
執婦功以媳而代子職直行其爲節爲孝爲烈之志此尤節孝  
烈婦中之矯然傑出者不謂之婦可乎吾故曰非婦而謂之婦  
以其克盡婦道而婦之也

義姬郭氏傳

邑進士 郝懿行撰

郭氏者邑名士卓甫李先先生之侍兒也與先生以義相許先生  
歿且二十餘年守志不嫁屏簪珥爲主母作苦無怨色令其年  
垂老矣猶女而不婦也方先生存日艱於子息至晚而屬意於



郭郭氏者幽閒而婉嫵雖寒女有名家風其爲青衣也先生卽不廝役遇之迨服事久而先生陰器之謂得妾以育子非斯人莫屬卽郭亦心許之然卒未賦小星者何也先生清羸而善病又勤苦力學至老不倦方其屬意郭也雖已有成言然猶遲之久親友嘗以意慫恿之先生笑曰此吾家事豈忘之顧以余支離軀將及其壯也一索而得耳然久之竟不果而先生亦以清羸終郭氏曰吾業以身許先生矣義當死然還睇堂上熒熒半白人其誰依又無應門五尺童可以死自謝者自念身又弱質不堪久操作猶幸幼習女紅及酢馘醬醅可少自力亦足以營

生得旦夕奉甘肥爲主母壽於是遂相依不去或勸之則正色曰吾業以身許先生矣謹案先生諱鍾淑歲貢生爲邑名宿懿行少時嘗遭先生於道趨如孺如面若冰色然其與人言又未嘗不溫溫也居近市蕭然蓬室遠絕塵囂嘗躬負米不廢吟諷市中人皆識之曰北門李先生也烏呼先生其賢矣郭氏一女子乃知之爲之守不去此其義誠高抑其智亦有過人者歟今年嘉慶丁巳郭於時年五十四矣親友諸君子義其事而題其門焉烏呼郭之言曰吾業以身許先生矣豈爲是區區之名哉先生有孫曰鴻訓是先生之弟樸園先生之長孫以義嗣爲先



生後者也感郭之義禮敬不衰懿行知其事悉矣謹次其畧著於篇以俟後之採風者擇焉

節孝杜潘氏傳

邑舉人郝彰運撰

孺人者棲邑望族潘元相之女處士杜憲之妻也自幼寡言笑未弱笄動止即暗與禮合年十九歸杜孝翁姑宜家人鄉里翕然稱賢淑焉顧是時杜方貧家無擔石儲謀朝夕資每恃孺人紡績力雖祈寒溽暑未嘗少休由是售絡貿布日有所贏奉甘旨不啻老者無凍餒兼以餘貲衣食其夫而已咽糟糠擁敗絮無厭也歲甲子翁以病歿是歲其夫又染足疾醫不可爲竟成

痿痺孺人每翼之坐以調其氣血苟思食飲則以數方枕倚其脅臂而左手持盤盂右手持箸哺之入口未嘗一日怠縱使液汚牀褥穢不可近若弗聞焉其族人有憫之者以爲疇昔而翁病奉侍湯藥女每自任之茲復日夜如是不甚矣其瘁乎孺人曰嗟乎吾夫病至於斯極可若何恨不能身代耳區區何足言侍疾者一載其夫卽世孺人時蓋二十六歲云痛所天之隕幾欲從諸九京又以姑年已邁諸孤無所託遂隱忍稱未亡人強起理家政日率爾小事衰老冀老人之幽鬱少紓宜乎其姑每感歎所遇之艱而輒復破涕爲笑曰猶幸室有賢婦也越二載



姑病歿殯殮葬祭循禮盡情一如前喪然孺人之苦衷未已也夫由後日觀之厥子振麟振鷺補博士弟子員嶄然出頭角所自樹立然也然非數十年訓育有方奚以至此是則孺人當夫歿後以婦道代子職而又以母道兼父教矣迨道光甲午計孺人守義凡三十二年郡縣上其事於大吏而聞諸

朝特沛

恩綸旌表其節孝而

資銀建坊猗歟休哉允宜著之

竹帛垂諸無窮矣顧竊觀簡策所載貞良之芳徽至於困極而亨固有其一時可稱快者若夫嫫嫫在疚獨爲其難則每令人掩卷歔歔而不忍卒讀今如杜孺人二子各成立文孫復濟濟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五

其衆壽且七十而天錫純嘏福由德致誠不虛也而初年備遭慘毒苟一一悉錄之豈非所謂酸鼻者耶雖然余與杜從親孺人之二子又嘗私淑余悉其事之實則不可不書之詳以遺覽者至覽者從而忻戚於其間則固不暇計也已

節孝王姚氏傳

邑舉人 牟 所撰

王節婦姚立本女幼失怙恃兄又亡依嫂以居少字王氏貧甚夫士元適遼東氏年十七聞姑病告於嫂往事之二年姑死氏哭之痛昏瞶中輒以爲姑猶生也捧盂而呼曰母飲水平母飲水平無應者則又大哭營葬畢貧益甚復歸依嫂時訛傳士元



死嫂憐之爲別議婚然未忍令氏知也適士元歸往問之氏曰  
吾已送姑死吾所以未死者待君歸耳豈有他哉終從士元踰  
年生一子士元復適遼東未幾死數年子又死有勸之者曰貧  
至此子又死復何所守氏大哭曰吾夫吾子死矣若再無我誰  
以一杯水灑翁姑墓上者卒以守十指自給所與往來皆婦女  
未嘗與男子通一語蓋至今三十年雖至困無懟容紳士杜振  
麟等爲請旌獎且倡議捐貲公立節孝碑記氏不辭亦不喜一  
樵牟所曰嗚呼此真節孝矣氏農家女幼無師氏保母之訓而  
任天而行動合大義非所謂出於性生者與氏既不自知爲奇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徐孝婦姜氏傳

教諭  
單爲總撰

棲霞徐雲昌妻姜氏年二十九爲嫠事姑孝咸豐二年姑老病  
行于庭而蹶手足遂不仁飲食溲溺皆需人孝婦不暫離姑疾  
痛不能寐欲寐則依孝婦懷中或伏肩上偶安眠而寤孝婦必  
起夜恒十餘起往往達旦不寢十年如一日同治初元春姑沒  
有人言及姑輒涕泣云

論曰曾子夜嘗十餘起視親寒煖然父子天性也人猶難之姑



與婦則人合者也。溲溺不嫌勞瘁，不知非賦性厚而見道明，能如是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孝婦有焉。

于節婦傳

訓導 于如川撰

節婦王氏，棲霞縣姜格村人。性貞靜，長嫻閨箴。年二十一適松山鄉于光遠，室光遠業儒，相敬如賓。漏三下，夫讀婦織，書聲與機聲相斷續。聞者羨之。越八載，其夫以溺死。時氏歸甯，聞訃返，痛不欲生。其姑責以大義，謂余老矣，鹽豆瑣碎，力弗能支。況呱呱在抱，不母難活。一髮千鈞，關非細汝。縱不爲余計，獨不爲汝夫血食計。氏唯唯。姑以其家外政付長男，內政歸氏經理。婦勉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承姑命，夜寐夙興，對姑言笑。背姑啼，有不堪向人言者。其持家也不嚴，而奴僕畏不苟，而法紀立。不一十年而門日昌，儲日裕。姑歿，析爨輕財，好施族里。之感恩戴德者，咸呼爲于宅四分云。以其夫行四故也。道光間，循例請旌，所託非人。卒二年而旌始下。卒年七十有一。其孫春宴爲余門下士。歲丙子，以狀來丐。余爲傳爰濡筆以臚其事。

論曰：妻道臣道，事殊義同。溝瀆之諒，聖人弗崇。死事易任，事難任。事易成，事難氏可謂其夫之功臣矣。

劉王二貞女合傳

教諭 單爲總撰



貞女劉氏甯海人字棲邑牟世賢嫁有期而夫歿自其母往守志水漲不得渡遂死面如生以其尸合葬夫墓時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日

貞女王氏棲邑王惇之女字同邑翟元俊子監生隆運隆運歿京師訃至王欲殉其母阻之柩歸白父母哀經往既葬絕粒七日而卒合葬隆運墓時咸豐六年二月三日

論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黨則未嫁之女無爲夫守志之義况身殉乎然風俗之偷甚矣士大夫委贄事君蒙面事仇而不恥而窮鄉僻壤竟有之死靡他之女子豈非得天之獨厚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歟夫納采納徵諸禮誰命之非其父命之乎從父改字之命順也從父之前命而不從其後命亦順也而前明歸氏有光至議其以身許人不亦苛乎我朝於未嫁守志殉節者概予旌表所以勵世而磨鈍者廣大精微於是聞風興起之人指不勝屈真曠世而一遇也故於一貞女事特發斯指以備採風者擇焉

節婦姜王氏傳

恩貢

藥

祐撰

孺人氏王邑庠生桂林公女從九品姜公諱瓚之長子文煥妻年十七于歸得翁姑歡不數年而文煥卒氏矢以身殉翁姑謂



之曰婦焉得死上有老親下有孤子皆婦事婦焉得死氏泣受命曰唯唯夫葬後定省晨昏婦兼子職其翁姑壽皆八旬餘身後喪葬盡禮盡哀教子恂恂閭里稱之子一桐恩例貢生孫二長蘭洲幼蘭階蘭洲補弟子員早年食餽蘭階幼穎悟手姿英颯見者識爲大成器天之所以報孺人者正未有艾也同治二年詳請旌獎若孺人者可以風矣

論曰乾坤正氣必有所洩男爲忠孝女爲節烈烈難而易節易而難節之四文曰安節亨其五爻曰甘節吉孺人恂安且甘者歟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節婦宋蔣氏傳

邑人 牟金榜撰

節婦蔣氏棲霞蔣思義之女宋龍之妻也年二十歸於龍家徒壁立舅已沒姑久病叔娣皆不肖越五年而龍卒氏將死之姑泣曰病軀惟嫡婦是賴婦若死吾何以生氏乃止乞食奉姑曲盡孝敬代姑理髮爲姑納履色藹如也如是者二年姑病卒或謂之曰無業無孤事姑而姑已卒盍去諸氏曰惡是何言也彼承業而守者懷溫飽耳其撫孤而守者憐子女耳無業無孤真節乃見且亡人無子舅姑無孫春露秋霜孰是祭墳墓者乎恃有未亡人在若之何去之守益固其叔頑促之嫁不從其娣悍



激之嫁不聽其後叔姊潛謀欲強鬻之行有期矣氏聞之避居外戚家卒不奪乞食以守其乞食也女子與受男子與不受或強與之手觸其指氏號泣曰吾不能深居自守而餬口於外以見辱自取之也然此指汚矣不得與衆指伍因取刀斷一指血淋漓而擲之地不顧而去每年節必匍匐登壘以所乞乾餼陳墓前祭舅姑與夫端凝拜淚未嘗不涔涔下也道光間無疾而卒年七十有六苦節五十餘載光緒五年詳請旌獎爰爲識其事并贅以贊

贊曰蔣氏之貞節難矣哉饑寒迫之梗頑驅之百折不回卒全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其志引刀斷指凜不可犯與李氏引斧截臂事千古一轍嗚呼難矣

一門二賢孝合傳

福邑 王兆琳撰

徽音繼繼壺範綿綿雖云天性實則家傳何者蓋耳爲濡而目爲染故行有表而行有坊也李爲棲邑著姓敝族世有葭莩親賢媛孝行萃於一門先後申詳三邀旌獎首則李公慶善之繼室郭氏氏爲福山郭元欒女氏于歸姊妹怡怡奉雙親則綠竹笄生撫前子而墨心符泯生子四截髮留賓丸熊課讀秉銓廩貢秉鑑拔貢秉政雍正辛酉順天舉人任松江府批驗大使秉



衡國學生子子孫孫書香不絕氏一人力也氏後又有胡氏氏  
為海陽胡公裕德女莘縣教諭 誥封奉政大夫李林瑞再

繼室也胡氏為余續姑余從姑適李公早亡公續娶海陽胡氏  
又亡復續其妹大姨夫作小姨夫舊女壻為新女壻傳為美談  
一時比之歐陽公氏克盡婦職每遇年節忌日家祠中祭器祭  
品必躬親整潔以告虔也屢生不育勸夫納姬姊妹齒衣履易  
著人謂不妬猶未也生三子若已出其夫司鐸莘縣時為置蟒  
補氏未嘗一日服以為例載妻封不封再繼敢干 國憲以取  
罪戾長子憬然聞之泣循例捐州同加同知銜請宜人封以慰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姜

母心焉易簣之際為夫除小河子村祭田四百餘畝并立遺命  
不准典賣不准分析氏之克見大義類如此氏後又有牟氏氏  
為福山上房村牟公賜培季女李公耿然之德配也翁卒姑喪  
明日夜服事弗少懈姑生女二長適黃縣王室次適甯海州曲  
室夫家皆履厚席豐姑盲後精神恍惚時若二女迫饑寒變產  
若干分助二女姑沒時夫已亡繼夫堂弟憬然長子宗基為嗣  
家業凋零幾難糊口氏始終無怨言親族賢之郭乃胡之曾祖  
姑牟則胡之胞姪媳前乎胡者光難掩後乎胡者美堪媿越數  
十載鼎立而三君子曰是不可不一言用臚其事為合傳



論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正者政也周得二后而王業興  
宋得二后而君位定微特國然家亦如之李門之多賢婦宜李  
門之方興未艾也然而難矣

一門節烈合傳

附貢 李春許撰

節孝張孺人崖後村劉公玉新之德配也張邑望族父名潔年  
十六于歸數載而夫亡遺孤二長曰忠次日元孺人奉親課兒  
婦兼子職嘉慶十四年爲長子娶孫明女越十年而忠又亡孫  
氏矢志靡他撫幼子事孀姑盡敬盡禮一如孺人之事其親者  
次子元娶馬氏爲馬能女歲餘而元復亡孺人晝夜哭馬氏絕  
棲霞縣續志 卷十 美

粒元殮後馬氏泣告孺人曰婦無出嫂有子承先啟後非婦事  
婦將從亡人於地下矣邏守稍懈遂自縊卒年二十歲先後申  
詳奉 旨旌獎夫節難烈益難萃聚一門則尤難爰合其事爲  
之傳  
論曰死有重於太山死有輕於鴻毛使孺人與孫氏夫死而卽  
以身殉致皤皤無依呱呱難活是其夫之罪人也焉用此無益  
死死真輕於鴻毛矣馬氏生無所用視死如歸泣告數言凜凜  
生氣死不重於泰山與生死豈一端已哉固各有當也

節婦郝張氏傳

知棲霞 縣事 陳嘉炎撰



張氏萊陽人棲霞庠生郝光宏妻也光宏素羸病入庠後轉劇遂不起有息培元甫二歲父母皆垂白張氏度義不可以殉乃以奉舅姑教孤兒爲己任氏善持家計米鹽絲絮銖積寸累之而翁豪爽重然諾嘗應有司命輸穀常平舍力不勝氏盡出所有以濟翁則大喜然當氏與諸叔析產時力居其薄日未亡人取足餬口多反爲累其識大體類如此培元既免喪氏督從鄉先生受書隆寒盛暑不少假罷課歸舍借往舅姑所受教退使立左右跛倚傾側輒加呵斥以爲德器基於童幼外有嚴師而內姑息鮮不以恃愛負教誨以故培元恂恂端謹不愧名家子

得母訓爲多也張氏二十五歲而寡又十八年以乾隆辛未年卒卒後培元乃入庠食餼文聲拔起諸生中余以文字知培元悉培元之能繼母訓嘉張氏能訓子迄於有成其苦節有益風教也爲采其事畧著於傳

祭鐵李文

邑優 李庭撰  
貢

嗚呼哀哉胡爲而生胡爲而死五十二年如一彈指瑰意雄文疇與爲比幽棲家園竟無知己不鄙謂余賞音在此共余論文笑不能止不識窮愁多文自喜奈何一病去我歸矣嗚呼哀哉公昔偕我束髮受書我長一歲而不相如伏公才敏媿我鈍愚



年十一二學文之初我始開悟與公并驅及出而試同有文譽  
二十之後望公韓蘇瞠乎其後我不能俱公才獨出沛然有餘  
沉博絕麗咳玉唾珠大兄所畏而況我乎自我三人幼而同學  
娛戲文章興高卓犖抗懷好古不受束縛伯父顧之以爲可樂  
所望三人豈曰其薄科第詩書全以付託無奈文名使人困約  
伯父終堂家亦衰落大兄蒞官促齡胞弱遺我二人偃蹇邱壑  
折膝之驥鍛羽之鶴何以娛憂文詞間作公又去矣我獨寂寞  
嗚呼哀哉戊辰之歲我事遠遊代教兒讀無可與謀公乃許我  
我去無憂時維正月送考登州公往受代行不逗遛冰淒風緊

寒徹羊裘下馬入寓雪花滿頭呼兒扶公共上酒樓沸羹炙膾  
飲酒若流一醉分張我去公留孰謂此醉談笑永休歸來問病  
空張兩眸嗚呼哀哉公之遇病自我書房子姪莫侍獨墜於牀  
奔集撫問視直舌僵欲聞一語訖不可望兩月鬱鬱獨以心藏  
我謂兒輩才下志荒大叔教汝實煩中腸教讀之苦我知其詳  
禹城兩月亦云深劄追維伯父教我文章欲報之德以篤餘慶  
涕泣勸誨卒以不臧所望大謬日夕慚惶以我所苦知公所臧  
冀公平復言笑如常兩月離居各言所傷教讀之苦其說俱長  
公平奈何默默而亡嗚呼哀哉公有文學絕類超羣不朽之業



在詩古文不藏名山不附青雲常恐身後委棄荒榛我求一卷  
公自選存意或庶幾傳之其人公故我知老不學文知我倔強  
不效其蟻區區之意欲公千春豈知此卷翻覆難論如璧歸趙  
不留於秦我未一見安得九賓求者選者徒爲紛紜但公有子  
父書知珍其吝雖愚其守或勤齋誦不覆我又何云且我老矣  
輒軻苦辛斯文欲墜無望子孫身所著述可埋可焚豈有餘輝  
以燭弟昆嗚呼哀哉公病二年百事耗亂幼子廢書尤公所歎  
顧我尚存公其無患與公有言豈敢欺誕不善誨人敢云必辦  
冀公有靈牖之向善見異不遷受學不畔詩書之澤留此一綫

我雖無功幸而無怨他年地下與公相見嗚呼哀哉公其已矣  
歸蒿里矣平生風義止於此矣我來長揖公不起矣我是陌人  
哭鐵李矣鐵李聞聲悲矣喜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冢婦林氏文

邑優  
年 庭撰

嗚呼天道難明善不蒙祐家門祚薄好婦不壽汝生名族嫻訓  
自幼來歸五年婉婉聽受事上接下無不親厚能代汝母勞動  
勉懋宗族鄉鄰稱云罕覩如何偶恙忽然不救得罪神明職我  
有疚我實不天殃及汝幼嗚呼哀哉前月晦夜一鼓已催我偕  
汝壻秋試歸來汝起挑燈酒食安排聞我抱恙問安徘徊知我



良愈笑言咳汝母告我抱孫期來我在歸途失意摧頽入門  
一笑百感忘懷四日燈時汝遭浮災天明告愈語笑顏開五日  
薄暮云復不佳時聞謔語衆始驚猜入夜之後變症山頽數番  
危險風火相趁黎明請醫奔走往回醫者到門命歸夜臺十七  
時中樂變而哀失我佳婦腸斷心摧汝母哭汝聲嘶瘦毀自憐  
衰病失汝無倚四妹五妹目盡腫紫思汝平生悲不能止哀哀  
汝婿爲我與母忍淚強餐不敢過禮汝弟牟房涕如流水秋試  
報罷不遑憤排汝姊未知知又痛矣每來歸甯汝最歡喜叔父  
爲汝惋惜無已賜汝棺衾既備既美汝沒以來人無乾涕行哭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四

有聲可憐羣婢非汝賢行曷由致此其死也哀若汝可矣倏忽  
七日將送汝行權厝先塋 祖母墓傍 祖母好賢宜汝侍旁  
愛汝護汝勿怖勿懼 祖母問汝家事之詳道我衰白如昔貧  
涼視汝遺奠不有豚羊視汝祿服來嫁衣裳執汝之手爲我悽  
愴何意汝父至老不揚嗚呼 汝哉我時不利汝命不長使我食  
言褻致靡償 婦初來時以錢用艱難賜與甚少許異日補賜好  
衣及備繡裙婦欣然俟之而余竟未能償此一  
言五載新婦美食鮮嘗賴汝能賢食貧樂康室無勃谿由汝賢  
良何以送汝日惟悲傷悲傷奚益我有文章記汝賢孝子孫不  
忘一時哀感百世輝光送汝去矣老淚淋漓嗚呼來響



辛酉九月祭陣亡義勇文

教諭  
單爲總撰

嗚呼國殤維彼蒼之降割兮烽火起於蠻荒蔓延及乎東海兮  
遂搖蕩我邊疆爾捍鄉閭以報國兮爭斷脰于沙場肝腦塗  
乎原野兮飢鴉啄其肺腸骨肉吞聲而泣血兮行路爲之淋浪  
愧守土之無狀兮不能禦彼鋒鏃奠一樽之清酎兮有一言之  
在吭人生以道受命兮道不悖者允臧不幸蹈道而死兮留萬  
古之綱常姓字昭於史冊兮百世報以馨香自古人皆有死兮  
爾雖死而不亡聞吾言而破涕兮勿回首而永傷嗚呼死生亦  
大兮集百感而茫茫吁嗟國殤飲我酒漿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四

甲子申元祭陣亡戰士文

教諭  
單爲總撰

嗚呼國殤百年同盡爾死沙場庸庸牖下輸爾流芳車麟馬蕭  
幾日離鄉琵琶激烈簫篋悲涼父母妻子牽裾淋浪行矣不顧  
摧肝斷腸平沙萬幕大旗飄揚驕陽午熾虐雪宵僵惡氛折盡  
蹈火赴湯屠爾肝腦嬰彼鋒鏃哀哀父母鞠育萬方胡天不吊  
遂等封羊嗚呼國殤爾勿悲傷受命以道全歸斯良悖道而壽  
百歲匪長蹈道死事雖死有光聞之宿將浴血西曷悲纏妻孥  
魂魄飛颺忠義勃發卓立蒼茫公私一念人天分張古來正命  
不避斷吭食不逃威斯爲吉祥况蒙恩賜天語煌煌



人孰無死死而不亡勉爲厲鬼息彼欃槍勿使越甲鳴我戎行  
嗟余書生虛飽太倉無能敵愾魏爾國殤中元之節爲奠一觴  
忠魂義魄飲我馨香嗚呼哀哉尚饗

借邑紳牟振牟溫典米芝庭公祭單伯平學博文

訓導 于如川撰

嗚呼先生忽隔幽明聲音笑貌髣髴生平每懷所囑心輒怦怦  
無如情勢難盡遵行其可行者弗可變更莫能行事略爲權衡  
少平來棲細詢故宅知未贖回憂填腦膈柅要暫停甫安窀穸  
發殯屆期須酬弔客約畧房金盈千累百再四躊躇嗟秦無策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外存銀款計二百餘

囑令銀存牟振牟溫典處  
十年後恤其子孫困乏者

用償典價以奠

厥居與其十載始濟空虛何若二子永保田廬生者以聚死者  
以舒先務爲急安用徐徐剝項均分兒女共享大姑履豐無染  
指想慕家一姑除若干兩少平所分當交清爽餘併衣物冊如  
收掌小范來時照單奉上棲邑同人四鄉環繞不散訃文彼焉  
得曉囑死後令棲霞諸生各出奠  
金大錢叁百不散訃不酬客禮尚往來非圖醉飽設席肆  
筵主誼乃表席戒其豐訃惟其少允執厥中奚庸太矯入城治  
喪案已查出由縣具文移會高密專力前驅屏擋壹壹免致臨  
時倉皇遺失親族郊迎威儀秩秩設幕墳塋草草何必囑靈柩  
歸里後



停柩塋上擇日合葬  
不淮開弔警動親友  
遺託謬承敢輕心掉敬告冥冥分條撮要

銀款附陳統祈燭照另稿一張給予兩少鈐印為憑防後爭鬧  
九原有知破涕為笑嗚呼尚饗

祭陣亡門人隆德縣知縣蔣於崇祀忠義文

訓導  
于如鼎撰

嗚呼伯林不負不負殺身成仁名光星斗浩蕩  
皇恩蔭頒

厥後世襲綿綿天長地久爾骨甫葬家難多端勿為排解孤寡

以安爾子熒熒進退維谷招至署中延師課讀文喜粗通熟將

人妙九原有知破涕為笑爾目可瞑爾子已婚佳兒佳婦指日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抱孫隄建專祠於所守土本籍學宮應祀神主茲卜良辰送列

忠義億萬億年馨香罔替嗚呼尚饗

諫拔貢李元含並烈婦孫氏文  
邑進士張鈞撰

翠屏毓秀旌旗鍾靈吐玉書於古壁白壁煥彩繫赤繩於長廣

彤管流輝既叶鳳鳴之占遂成雌鳩之配本期百年偕老詎料

一日同仙為遡懿德於生前因思哲人於死後才高八斗學富

五車拾芹舞象之年聲振黌序拔茅學禮之歲名達成均可衡

者日昂昂千里駒同試者謂熊熊萬鎰寶青錢業已入選鐵硯

不忘案磨立志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獻策侔江都之宿成



持政秉公

大知諫之規模不遠挾華摘藻

左叅議之

風度猶存伫看翔步瀛洲拭目列名雁塔不意才人祿薄先顏  
淵十年而早夭書生數奇後甘羅一紀而長逝男先女後留十  
古不死之人心夫殞婦從識五倫倡隨之大義奎壁星暗天地  
爲之含愁牛女橋崩銀漢因而減色添碧血於地下丹結泉臺  
編箕尾於雲間光徹帝座月旦傳梓里有輝家乘

綸音褒

棘門殊榮

國史至若冬溫夏清堽簾代爲奉侍良弓良冶嗣

兒必能顯揚所恨者十歲失

嚴君趨庭未久兩旬遺

慈母繞膝無人

賢叔父一片苦心付之流水

尊大人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四

兩隻望眼竟成死灰鳳鳴高岡無緣再讀佳句鶴歸華表宛然  
如聆遺音痛簫史之飛昇撫秦臺而憑弔悼湘君之沉溺望楚  
雲以徬徨夫達人知命不作傷心無益之悲烈女懷貞永齋視  
死如歸之志今者鄙誠莫竭奠設爇鷄異日英魂可招江投黍  
角

誄烈婦牟王氏文

并序

邑優

牟

庭撰

儒士牟惟和字春熙前明名宦棲霞王簿牟公十五世孫也王  
公以湖廣公安歲貢生當明初宦游茲土有功德於民留止  
歸卜居城南荆鳳鄉世業耕讀鄉里稱謹厚人家十三傳至



惟和太父岡陵公例授九品職十四傳則惟和父仰止公入國  
學仰止公四子長惟馨由國學選齋奏廳次袖海嗜學蚤卒次  
則惟和有雅才與弟心海同學心海入邑庠惟和應府縣試皆  
前茅文譽藉藉諸士子不敢與爭能院試罷歸覃思求益因之  
邁疾於嘉慶二十年三月十四日寅時疾卒年二十二歲配王  
氏海陽人太學生學實公孫女太學生擢三公女嘉慶十八年  
正月二十二日于歸年十九歲有賢孝名夫力學致病多所怒  
嗔病榻之間詬誶時聞而氏柔色怡聲無一違言夫病危矢以  
身殉或勸止曰翁姑在宜勿然對曰若事親則有兄與弟非我

能矣且亡人無子欲誰爲和熊丸乎咄已矣勿虛作未亡人也  
遂以是日卯時自經於喪次年二十一歲氏既卒貌如生初惟  
和卒而不瞑及是復撫之則瞑而如笑容於乎哀哉一日致命  
千載成一人就義六親榮光乎名教可以稱旌乃作誄曰

循良後裔世德光榮有士茂良而短其齡哀哀伉儷大節以明  
大節之明流俗所驚幼聆姆訓義重於生下知地義上達天經  
故其言笑不輕戲怠不萌喜愠不形好嗜不生而聽不傾而視  
不瞠威如睟如肅若神明入門之始公悅姑喜情性莊姝質文  
淑美鐘鼓樂之似續祖妣三日釵荆恭承使令針神織共如愛



娣敬遜若巧能女紅之聖新婚既治相敬如賓我窺黼帳經史  
紛紛琅琅夜誦紡車與勤佳兒佳婦樂意德門言念君子秀羸  
其身憤悱爲恙伊唔勞人一奮几案仍息牀茵扶持旬月劇矣  
苦辛禱於上下若無鬼神請以身代則莫我聞天不可信恃義  
膽存願賦黃鳥靡殊子臣旁人觀勉未識人倫我視泉路樂如  
甯親肯借虛辭稱未亡人亡也遂志未亡存身身雖存兮草木  
腐陳志既遂兮日光爭新於乎哀哉

上錢侍御書

邑舉人牟應震撰

應震謹呈書於南園先生閣下昔公以一言除大奸山左人實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巽

受其福今 天子復畀以諫議之任興利除弊天下於公屬  
望焉震仰承末風不敢以草野玷清塵而傾慕之思未嘗一日  
忘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震敢以一言爲公陳唯公採納  
焉方今天下有公私兩便可福天下後世於無窮者莫如以鹽  
課歸大糧一事何者民非鹽不生而鹽之行以商則大不便減  
以勸兩而莫之敢爭雜以泥土而莫之敢發此商之不便於民  
者一也有商之鹽則有巡鹽之役其人皆無賴視可魚肉者擲  
鹽其家名曰栽鹽百計訛詐之不遂其意則執以鳴官官飽商  
之利不問曲直而重懲之此商之不便於民者二也且商亦非



盡便也其賦於 天家也有稅其奉於地方官也有規禮今日取之曰幫差明日索之曰幫費而商亦病矣商病而報商之弊又因以生視有身家者盡入其名以爲地方官地名因送禮有求免者則以賄之多寡爲斷蓋報一商而數十家之身家不可問矣此因商之累而仍不便於民者二也震家登郡自康熙年間以闔郡紳士籲請於上得以課附大糧名曰鹽金至今便之近山西亦以課歸糧矣夫法之效於一地者可推之天下而準效之見於一時者可行之後世而利通天下之鹽課附天下之糧額視省之大小均賦之多寡聽民自便以通有無其利溥

哉或曰鹽以商行無商則鹽不通震以爲不然利之所在人爭趨之私販有厲禁而犯者比比豈弛其禁而民不樂於貿易乎或曰課已附糧而鹽仍價買是重費也重費則民病震以爲不然其所云病者必富家大賈也其糧多其食鹽亦多積而計之或浮於前耳天下富者少而貧者多有糧者少而無糧者多即真有數家之病而不受其病者千萬家矣或曰我 國家有大事商人每助之無商則病國震又以爲不然裁鹽政則裁鹽員自鹽院以及大使養廉俸金歲約十餘萬大事不常有而數歲之省已浮所助之數矣又孰得而孰失哉夫聖王之政損上益



下猶且爲之况無損於上而有益於下哉若之何不爲 聖  
天子告也應震白

與山中故人書

邑舉 牟 房撰

敬啟者粵匪猖獗處處戒嚴自湖北失陷之後千百匪船順流  
東駛數月之間而九江安徽江甯鎮江揚州以次不守賊勢臨  
張分股踞有江甯鎮江揚州等處狡兔之三窟已成刻下漸有  
窺伺東南之意安吉彈丸小邑西接皖之廣德州不過數十里  
北距金陵不數百里而近實爲由江入浙陸路之衝豕突狼奔  
朝難保夕因而人心搖動地方驚慌僕以守土之官素稱豪吏

續豐縣續志

卷十

哭

賊宜修守戰之備待寇之來爲櫻城固守之計自度已力似未  
能蹈其巢穴聲罪致討也特因探軍情者一日二報覆師之信  
大抵未經接仗即行潰散奔退此輩在防計日館穀耗國已多  
聞賊之至無不畏葸潛逃自保身軀泯滅天良實不可問不禁  
爲之怒眦欲裂髮上衝冠所以借防堵之名招募團練得敢死  
之士數百人教之以武結之以恩有勇知方可以一戰昨已稟  
請撫憲求卸縣事自帶所部壯勇前赴江甯大營聽候驅策殺  
賊自効借銷其胸中憤懣之氣批稟一回即束裝就道矣臨時  
察看如兵力尚覺單弱或當差人馳回故鄉親見昆弟子姪俾



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然所慮者人多則費愈不支當庫項短絀之時行軍之用出之於國勢所不能謀之於家力又不足是爲難耳吾鄉風俗朴茂尚不少輕財仗義之人且僕於居鄉之日亦能見信於人今之急而相求或尚不至疑爲借題科歛用以自肥足下可先將此意於無意中告之某等探其意旨是否可行告我知之以便再作打算如能仰賴

皇上洪福

祖宗餘蔭一戰成擒羣逆授首自然別是一番景象卸甲之後仍有晤面之期快何如之倘不然者僕亦別無掛念惟有先君子一生著作幾於等身之多俱在行篋之內本擬攜帶自從

遇便刊刻不意遭此大變恐難免兵燹之災後悔何及耿耿於衷實所懸念已用藍袋包裹外將針線密縫帖安吉縣封條書目在內交付門丁程寶帶回杭州收藏伊家冀爲幸草也再則署中細弱計有八口此其大累人者已於城內借房一所俟受代者至即令移去寄居桐鄉愛我此中士民必不忍坐視其流離失所可無他慮至於事至之時果能一門良賤同時盡節自是吾家美事然事猶未至亦未便預作商量徒亂人意惟有臨時聽其自爲可耳足下於事過之後可與家人計議來浙偵探如其仍舊好在所有僕之衣服書籍等物尚可折變數百金



便夠渠等回家之費此自地方士民所不靳爲慎勿聽其流落  
他方使我不瞑也順便卽至杭州訪聞程寶家將所寄存書包  
帶回家去囑令謹慎守藏勿致散佚滋我罪戾也除此一事別  
無掛念至我之此身久已置之度外自吉及今人誰不死死者  
人生之常苟得其所便不爲鴻毛之輕況於七日不汗亦有死  
人者乎昔人云死到沙場是善終並可作九五福之考終命觀  
也奚可甚哀我斷不肯偷活草間使人謂我父母生此不肖子  
也然此時且不必誦言告語家人蓋能明大義識大體之人少  
也 足下須切記之勿負我言至囑至囑書至此擲筆而起呼  
棗霞縣續志

卷十

辛

酒痛飲遙與 故人作別也此布卽請 文安暨 潭府清吉  
不一

上常大中丞駁海運議

邑舉 牟 房撰  
人

頃奉 憲臺札開咸豐元年十月初六日接准 軍機大臣字

寄兩江總督陸江蘇巡撫楊浙江巡撫常咸豐元年九月二十

五日奉 上諭昨據戶部尚書孫瑞珍奏擬行海運以裕庫

儲降旨交陸建瀛楊文定悉心妥議矣茲據御史張祥普奏請

江蘇新漕援照從前海運成案推廣當鎮各屬及浙省一體試

辦等語南漕海運雖有舊案可循是否可以推廣並地方現在



情形是否可行着陸建瀛楊文定常六純悉心體察迅速妥議具奏遵 旨寄信前來准此合行恭錄札知該縣等立即欽

遵

諭旨迅速悉心妥議尅日詳候核

奏毋稍刻延切速

火速等因奉此某書生之見紙上之談其有闕國計民生之大者不敢膜外置之茲奉前因雖管窺蠡測亦欲自竭其一得之

愚望

憲臺其採擇之謹案前明永樂中會通河初開天下新

免於陸輓之艱與海道之險皆言河運甚便利也數十年之後論者親見河運有率卒之勞撥淺之煩挨次之守計其費失亦不貲故多倡言欲復海運者始於邱濬大學衍義論漕輓之宜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五

曰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二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輓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夫邱濬不審利害輕重之實而謂漂溺之患與牽輓之勞相當議論偏駁遠於事情不可用也嘉靖中河道梗阻廷臣紛紛議海運而漕運總兵萬表言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輒主邱濬之論非達於事者表雖武吏論事有識老成慎重邱濬所不及也隆慶中梁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二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行近洋島嶼連絡雖風可依



視元殷明畧故道甚安便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  
行之王宗沐亦條奏海運十一利詔令運十二萬石自淮入海  
抵天津二千二百九十里萬厯初以即墨福山島壞糧艘漂米  
溺軍士罷不復行崇禎中沈廷揚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試之  
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由淮安出海十五日抵天津守風者  
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此二人皆拾印濟之餘論苟以商賈往  
來爲驗而又以一至爲功不知一至而捷疾者未必再來不遲  
滯也偶試而得全者未必常火無損失也且轉漕經國之大計  
其與商賈又不同商賈者逐利而行觀時而動物有貴賤路有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十一

開塞估船去來自擇其便是以利多而害少漕船南北具有定  
期不得逗留觀望不同一矣商船入海雖遇風帆不順有停泊  
處便可市易得利所謂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也而漕船所輸  
有定處不可失期會不同二矣商船載人舵工之外賈客數人  
而已無他繁費然尚有回風遲滯損耗資本者漕船則有官弁  
吏卒供億浩繁如有風阻所虧必大不同三矣商船至山島無  
居人之處皆可繫纜守風而漕船所經必應設立水驛官兵連  
島相望護視往來其有兵處或風利不泊無兵處或阻風不行  
徒事張皇卒難調護不同四矣且商賈之行率以一家數十百



船通計虧盈或有漂溺則一號所失得以別號之贏利補之一行所虧得以再行之增價償之故漂溺而業不廢然猶有虧失過多以廢其業者矣一買貧一買復行此貿遷所以不絕也而漕船無市易之利卽一斗一石之耗無可補償况既不能無漂溺安能保其漂溺之數定於一船一船有如萬分一盡數而覆於海亦無可如何也安有爲國謀若此而不驚者此其不同五矣以此論之通商自易通漕自難通商自省通漕自費不可相比而觀者也史記平準書言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輪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今山東登萊郡卽

秦之黃腫也土人越海糴粟於瀋陽年豐穀賤商販流通皆可得什一之利若如秦時此道二十鍾致一石今尚何以有越海而糴者乎賈誼書言秦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此言東南轉粟至關中勞苦若此今江南浙江皆仰食川蜀之米每歲米船來自長江險遠過於關中道若加賈誼言一錢之賦費數十錢而江浙人尚何由得蜀米而食之乎夫平準書賈誼書所說者漕米也今之登萊人越海而糴江浙人仰長江而食者商米也通商易而且省通漕難而又費豈不信哉今徒見島人商賈出入



海道而欲以漕船效之彼將以登萊賈人越海求糴而不信乎  
準書之言二十鍾致一石者哉又將以江浙人仰米長江而不  
信買誼書之言一錢費數十錢者哉或亦知海運險難不可復  
也則又欲避外洋行內洋而有濬通膠萊河之議膠河者元時  
萊人姚演獻議所開新河是也南至膠州麻灣口北至掖縣海  
倉口南北接海二百餘里當時鑿河遇石勞費難成而罷明嘉  
靖中御史方遠宜復議開通新河而麻灣之南馬家壕數里皆  
石岡復不行其後副使王獻鑿治馬家壕石頑如鐵以火焚之  
以水沃之石爛爲燼海波流滙麻灣以通長十四里則江淮之

舟達於膠萊矣而新河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二十餘里因復罷  
工隆慶中言者復請開濬詔遣給事中胡禎會巡撫梁夢龍等  
議皆言王獻所鑿渠上源水泉枯涸無可引注下流浮河善濬  
不能持久夏秋暴漲無所宣洩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滯而不通  
徒損百萬之資鑿爲二百里無用之渠悞國病民乃復報罷萬  
厯中尙書劉應節復議鑿治承詔往勘條悉其便以聞巡撫李  
世達駁之曰應節謂南海麻灣以北沙積難除故徙古路溝十  
二里以避之又慮南接鴨綠港東連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  
開沙隨潮入復有建閘障沙之議臣謂閘閉則潮何從入閘啟



則沙又何可障也應節謂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關大率沙淤  
潮淺挑東岸二里僅去沙二尺太潮一來沙壅如故有築堤約  
水障沙之議臣謂兩岸沙可障也河身帶沙隨潮衝激何以障  
之且潮水所至有常處大潮稍遠亦止及陳村關場家圈不能  
更遠則潮水又未可恃也元人開此河勞費不貲終無成效足  
爲前事之鑒乃詔應節還罷其議今試覽察前論足知膠萊河  
竟不可通其已事可覩矣且所患者又不在此也使其殫天下  
之財賦竭穿鑿之智巧幸有成績漕運通矣而其爲患方始何  
也此道雖行內洋要當距陸地數十百里船交海中浮天無岸

風波靡常亦可畏也就令無風波之危而近洋與遠洋一水相  
通不無盜船出沒來去無蹤亦又可虞假如人齎持貨寶履平  
地而遠行至於深山曠林百里無人烟猶不能無怵惕而又况  
於積水之中哉常時商船所經黑水洋等處間有驚恐劫奪之  
患官以爲海洋荒遠諱而不問譬如山有虎狼自其處所惟不  
數數傷人則可掩耳偷安謂爲無事當國家隆盛法令嚴明之  
日天下無狗吠之警而洋盜猶不絕迹使其少怠將有更不可  
知者奈何欲以漕糧之重數乘此險而行故謂新河雖通而海  
運猶不可行者此也我 國朝 列聖相承太平日久重洋



難保無盜賊之傲而小醜跳梁無不尅期撲滅大海亦時有風濤之險而羣神效靈若在暗中呵護歷查海運成案道光六年全漕試辦海運道光二十七年蘇松太二府一州改行海運兩屆俱全漕抵通毫無損失論者謂天子洪福自能吉無不利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爲國家謀大計者豈可謂

一人有福兆民胥賴凡事遂以鹵莽爲之無所用其慎重哉則知其心不然也獨是數百年以來公論私議曉曉不已皆以海運爲說亦誠見漕河費多以爲其道不便利也夫漕河費雖多然其故不在不便利而在道遠古言千里不餽糧禹貢曰四百

樓霞縣續志

卷十

五

里粟五百里米古無踰五百里外而納米者也後世轉漕於二三千之外是以一錢之賦費數十錢三十鍾而致一石其勢固然也今會通河漕遠者亦三四千里計其費尙未半於古所云者則其道已不可謂不便利也如猶以爲費多而不可久恃則惟有廣開水田之策可以濟之元泰定中翰林學士虞集言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抵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時議者以爲不可行至明邱濬復申其說曰聞浙閩人言瀕海地鹹鹵得河水蕩滌之乃成良田故爲海田必築堤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



淡水之來京東諸水直洩入海灌溉不多請橫開長河一道截斷衆流而於沮淤盡處築爲長堤隨處立水門以時蓄洩使鹹水有所障而不得入淡水有所宣而不至於漫漶沿海千里無非膏腴國家坐享其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漕是別業之所入也濱海之收是負郭之所獲也由是以寬東南之民而壯西北之勢萬厯中汪應蛟撫保定見天津葛沽白塘盡汙萊詢之士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乃募民墾田五千頃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五石田利大興因請廣開水田以爲易水可以溉金臺漳水可以溉恆山滄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可以溉鄴下而瀛海當衆水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無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宜各設壩建閘通渠築堤高者自灌下者車汲一準南方水田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長無旱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而取糴於北此無窮之利也應蛟此策本於虞集邱濬而加之明效已著決可以實邦國飽萬民然而當時不能行者何也豈誠不睹其利哉水田大利非難睹也但欲興水田必穿田爲渠變改疆理使民不得守其舊業怨讟由此而作是



以當事者難之鄭民之謗子產也曰取我田疇而汙之二年而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西門豹史起決漳水灌鄴民至怒而攻之及後享其利而民亦歌思之民固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要在實心謀國者敢於任怨而善任人者不聽阻撓之浮議斷而行之大功可成也成則畿輔殷富倉庾充溢折收於南略得天下州縣徵銀之半取糴於北復省漕務冗費十分之九歲益銀數千萬兩不加賦而國用大饒計無便於此者而會通河又可以招邀商賈流通百貨商船狹小往來輕便昔聞官運梗澀今見商販通行生粟生金藏富於民此我朝億萬年之

利也何必震動悼粟而試海運之危險哉某于慮之愚不無一得所有漕糧不宜試行海運緣由謹抒芻蕘之見是否有當統祈 憲臺察核採擇施行

節孝藥常氏論

邑舉人李鴻訓撰

余嘗覽邑乘至郝藥氏之節孝未嘗不廢書而嘆曰節孝之動天地光宇宙如是哉以藥之峻節完行從容自盡於姑葬之後其節著其孝純其義動於至性非恆情所可同嗚呼至矣後有作者弗可及矣乃今觀藥常氏之行痛之惋之不知涕之無從也嘗試比其行而論之藥之於郝也爲繼室夫沒之後猶有前



室子其守節未足異也迨子殤而死志已決特以姑病危而強  
飲強食不得不留其身以有待姑既葬而爲夫立後從容就義  
此藥之所以爲完行也藥之守節也事親撫孤其責不容諉氏  
之守節也未見夫面未受夫囑人皆謂可以不守可以不守而  
守之其守不愈奇乎藥之事親也姑嚴性戾至詈之掌之而委  
曲順受無幾微怒懟而家道猶稍裕氏之事親也莞莞一老家  
無斗筲食貧茹苦曲供甘旨俾一老無凍餒之憂且親族絕少  
養生送終皆一人身任之罔弗勞瘁盡禮較之於藥抑又難矣  
且夫人之立行無所回遁於其前無所覬覦於其後難中之難

苦中之苦不奇之奇奇而不奇不特婦人女子可以觀感而興  
起卽鬚眉男子亦可以悚動而激發如氏之行真不可無一不  
能有兩者也故觀其不夫而嫁孝養翁姑始終無間奇矣然而  
守婦之義盡婦之職雖奇而實常也觀其出奩中衣飾縫紉補  
綴爲翁姑禦寒而白衣懸鶻奇矣然而已之身且不有况衣物  
乎且使一親號寒已雖煖適能自安乎斯亦未足異也觀其以  
甘旨供翁姑而自饜糟糠恐傷老人心往往匿之不令人見奇  
矣然而曾子養志豈必使一家並食酒肉斯亦未足異也觀其  
零丁孤苦一門並無總服親翁姑喪葬皆身自任或有憐其窮



獨者少周卹之皆婉言辭謝不受升斗奇矣然而義介微茫寡婦之門豈受人煦嫗者雖奇而實正也觀其翁姑葬後氏以布裙裹土置冢上遂成墳坵送燈際風霾他燈皆滅惟氏燈不滅奇矣人咸以爲神助不知誠敬之至如對翁姑手護而身障之雖冷透肌骨而志不餒氣不怠故不滅而獨明也何必援鬼神以滋奇誕乎觀其自隕於姑二週九日前奇矣然而氏之自辦一死於之夫家時已決之矣特以一親衰老奉事無人故忍痛而孝養之迨喪葬既畢爲親立後可以死而無愧矣故氏之完行於藥也較藥之完行於郝其節爲愈奇其孝爲尤至也

贊曰人之立心只爭一是心之所安至死靡徙名教綱常男兒所履女子雖微寸心永矢夫死靡他供奉甘旨茹苦食貧全性無訾昔聖昔賢誰與倫比景茲懿行實無愧耳

又曰鬱鬱澗底松蒼蒼山中栢本性自堅貞一抹參天碧歲寒葉漾丹兼之雪霜白枝幹戰虬龍驚心復動魄萬古不改柯冥漠天可格山頭雨和風孤蹤自脉脉

米侯氏

勅褒節孝序

邑副 郝捷科撰  
貢

蓋聞芝蘭之質隱空谷而彌香松栢之枝經寒冬而愈茂褒揚之典不可必得於生前月日之評自有餘榮於後日事有必至



理所固然聞米太孺人侯氏者幼即端莊長而淑慎柔嘉習禮  
羣已奉爲女宗嫵婉居心本無煩於姆教侍翁姑於堂上敬奉  
盤匱偕妯娌於行間虔修榛栗相夫八載遽與別鶴之悲遺子  
一齡曲盡丸熊之教有無龜勉承筐篚而機杼不忘旨蓄辛勤  
潔滄漣而簞簋必飭青年矢志幾經露冷霜寒皓首完貞詎比  
輕塵弱草是以積善必昌苦心不負幸傳令子著難望於成均  
亦有文孫蜚芳聲於黌序令姪贊周雕龍雋品繡虎長才青袍  
釋褐早製錦於鱣堂墨綬縮絲仵飛鳧於花縣時值九秋之月  
適逢 恩詔之 頒蓉流紅豔援彤管而生光菊吐黃姿映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金泥而煥采

燕等

叨共井鄉舊稱親串夙欽節義久仰徽柔顧  
此光榮曷勝揚扆今日堂開畫錦非徒增門第之輝他年

誥錫龍章益以發幽潛之德

李氏祖墓記

邑舉人 李用顯撰

維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朔日李用顯拜奠於路旺之祖兆顧其  
高曾祖墓而嘆曰嗟乎用顯爾何忍死爾祖先人之死也有死  
而猶生者有死而不即湮沒者有死而草木同盡者固德言功  
之有立有不立亦子孫賢不賢爲之也古之人詳於廟而畧於  
墓惟二代以上然耳後世則不然禮曰魂氣歸於天形氣歸於



地祭求諸陰陽焉故廟則有主而墓則有碑皆以示子孫使不  
忘此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也嗟乎用顯爾何忍死爾祖乎李  
氏遷至棲一百餘年矣積德累行不一世自先太高祖始食其  
報以先高祖貴 封文林郎督捕司主事 晉封奉政大

天禮科給事中葬西林西阡有墓表

誥命碑列於左先高

祖 封奉政大夫與先高祖母

贈宜人張氏合葬於西

林東原僅墓前一碑耳先高祖母韓氏爲先高祖繼室

封

宜人以先曾祖貴

封太孺人其後先曾祖由翰林觀察貴

東 贈先高祖母太恭人曾祖母王氏

贈恭人曾祖

續霞縣續志

卷十

全

封中憲大夫曾祖母郭氏

封恭人並葬於路旺之東原

距今六十餘年而墓表無有立者非有待而然勢有所不能也  
顯不幸生九歲而孤先祖父亦少孤先伯祖年二十拔貢未逾  
年而卒先祖邑庠生年二十二卒並葬我曾祖之墓考先考之  
沒也二十有八弟揚二十有二葬城南十五里塚之墓三世  
之人餘顯一身兢兢孤立形影自弔上不能博一科一第爲祖  
父光寵次又困於升斗之需毫無餘力以致先人墳兆蔓於荒  
草先大夫爲一代聞人不獲如寒賤之家沒而得賢子孫猶有  
殘碑短碣昭人耳目顯之罪大矣嗟乎用顯爾何忍竟死爾祖



先昔嘗自慰曰吾年未三十現已入庠食餼待功名成榮光泉壤未晚也今而知不可必念先祖若父皆弱年而早逝如顯之身能保久存乎設一旦委溝壑後之人問先人之遺骸而故老皆無在者壘壘荒冢欲考其孰爲昭孰爲穆其孰從而知之又孰從而信之嗟乎用顯爾何能不死爾祖乎拜掃歸不能當道夜不能成寐越祭之翼日將新舊兩阡繪爲圖並記以文一以觸予之孝思令兒輩睹之其亦或知所感發歟

重修聖水菴記

邑優  
牟庭撰

邑境內名山奧區多一氏殿宇據居焉而有益民事者惟聖水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菴最著菴在方山之陽高敞而窈深穹石奇秀掩翳四旁若老樹鐵幹有清泉從石中出飛流跳沫觸石有聲甘踰華清豐周飄飲及趨於麓稍涸淺下山得平土而無涓滴焉異哉是水發於雲外不入於泥中高潔之至也舊來雖有聖水名徒供僧家飲啜近今數十年中鄉民望雨澤詣菴禱請頗有驗漸而遠邇頌靈遇旱歲官輒來禱皆立應縣城距菴二十里官之來也焚香虔告佛坐前禮畢汲水去還入城隸人昇甕行如飛著肩雷鳴舉步雲生始者官導雨來一爐香傍梵宮起萬點雨隨青蓋歸旣而雨先官至晴大白日沛然下皂蓋青旗猶未回故東坡



言我雨不如爾速罰一飯會止謂此也有菴二百餘年未嘗聞靈響若今日者也太平有道之年山川効靈豈不顯乎在前明嘉靖十二年僧妙松帶產出家卜築勝境闢地瀟泉是爲菴之鼻祖妙松者東南莊人張正基之子故至今張姓爲檀越頃奉功令凡捐修寺廟者不許名爲廟主而張氏則不居其名特有其實者也當其肇開淨域莊嚴佛像喬家孫姓嘗與協謀經始故其家亦恒爲會首他廟會首皆合十姓百名爲邱里之言今孫氏一門獨任之蓋世掌其勞他人莫與爭功也頃者張孫合謀住持僧某某發願皆曰菴之功及民生不可以不新之乃於樓霞縣續志

卷十

齋

嘉慶十八年重修告成煥然殊觀又爲舊碑剝落將重泐碑文而石生景韞讀書處密邇方山之麓爰介石生來請余文爲記余嘗數行方山道北望菴在山半白雲深處若隱若見僅二三里時或炎日或淒風或人驢困乏曾未能迂道而一遊焉故其處地之超然與泉石之清妙皆不能詳言之也雖爲作記何異外人之話桃源也歟

重修麻院寺記

邑優 牟 庭撰

荆山之麓有古佛寺焉高據奧區下屬沃野舊爲梵宮之勝莫記創始之年至前明正德中僧圓聰請於朝得賜額曰彌陀禪



寺而遠近稱之者皆仍其舊名曰麻院不曰彌陀禪寺至今又四百餘年而舊名終不忘也或曰其地多彥麻泉俗故名之此殆臆說非然也若俗名之則得賜名而改名之久矣且其地膏腴無穀稼材木莫不饒俗何獨以麻名之哉蓋麻者九穀之一而其用獨多炊之可以爲飯績之可以爲布辟纒古俗儉於桑衣被今人輒於棉此誠衣食之源農業之要故昔人創爲是院而取名於麻所以詒謀其徒者甚遠而讚揚其教者甚長雖有朝廷錫號之榮不能奪其成俗曲期口口相傳之故名可謂其量千世者也余嘗訪問僧衆麻院命名之說皆已不能言之

矣然而觀其行事皆謹厚爲豐俛仰自足而不恃募化衣糧以爲供養惟以課農餘暇講習經卷厚養娛神塗之人望其威儀皆識爲麻院師徒也故余因是知麻院之遺教與四民固無異昔人論釋氏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爲病農而自養也誠如麻院之遺教釋氏亦何病於農而何慚於養哉此古之隱君子也昌黎之所不得慮其居豈非賢哉自正德初至嘉靖末纔六十年又一修嘉靖初至國朝順治中七十年再修順治末至嘉慶百二十餘年三修嘉慶初至今三十年四修此其農業寢興香火富盛之效也住持僧興桂謙謙不自有其能而歸諸四方



檀越布施之功欲泐名碑陰無忘善緣存金布之遺意亦可尙也麻院舊有田四百五十畝皆明正德中奉詔開懇者今住持興桂添買田九十七畝此其清修之本圖維百世其保之

### 柳芥菴記

邑進士郝懿行撰

邑東四十里崎嶇有村曰柳芥沿溪尋麓而南四五里入山口草樹蒙籠不辨厓谷走蔓飛條橫礙游騎曲徑幽通林藪更雜浮翠染人披尋忘倦數武外方見蘭若翼然涉級二十而後造平祠門之下北臨絕壁岑巖欲墜祠乃踞乎巖半瞰其南碧嶂千尋危峰阻日喬松直上蒼翠彌山樹巖交映目炫精搖其左

### 棲霞縣續志

### 卷十

奕

右岡巒環抱吐納又皆以松爲郭郭祠之檐楹非峻而庭院軒敞蓋其所託者高也庭南新構精廬爲游旅棲蹤之所其東則僧徒所舍又東則確礪在焉短垣外小阜攢松清風徐度作海濤聲蓋諸山松最饒而柯葉繁茂它無倫比者也至夜月上東山余偕僧侶登松阜山高月下煙鎖翠微而已旣而僧延宿於西軒比曙色照檐晨曦掛樹同游周麟之山人于發有復邀余登西北嶺縱觀松石觸處幽奇俛瞰祠檐如接平地谷谿谿青雜樹如薺嗟乎茲山之湮沒久矣豈不以地絕通途故歟非余親涉其地幾不知吾邑之有茲山之奇也爰爲文付主僧以告



後之游茲山者土人凡兩山之間有水曰芥讀若壙上聲佛祠曰菴柳其氏也邑之村落以芥名者尤多云時嘉慶壬戌歲九月望後二日記

### 峽嶠山記

余嘗以秋冬過金山村見沿河居民有聚於水者詢其事曰淘金後又以事適他村所見亦多此類蓋金之利不獨茲山有而茲獨以得名者其來必有自及讀郡邑志其地即古所謂峽嶠按峽嶠書名嶠夷史名郁夷或名禺鐵要之其地皆不殊其以金得名則始於隋開皇中牟州刺史辛公義於此坑冶得黃銀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七

獻之而土俗訛傳出黃金九屋俗儒更紀之於石其後遂置金戶以充貢歷唐宋金元民不勝苦善乎宋王旦之言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且余嘗聞夫淘金之說矣金在沙際不可見必沃盡而後金出其細小可知王克論衡驗符篇說廬江於湖際採得金十餘斤獻之詔畀金直又說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華陽國志亦云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此皆纖小不足充貢聽民自採從其便焉秋冬無事相聚游閒得少錙銖以供朝夕本非金穴那覓金苗而朝廷歲歲所徵著有定額汰



之不得戶盡逃亡而官民交受其累甚矣俗儒之爲禍也筆墨之事可不慎哉山崩於宋慶厯中徹海底有聲又金史楊安兒將由海走此山則山疑在海濱今距海尙百餘里甯有兩峒峒耶按滬水燕談五云慶厯中海上峒峒山地震逾年不止然則山在海上因震而崩矣金史所稱豈前時耶俟攷齊乘云峒夷海岸名山也或云山在今甯海州其說是矣今其山不可得獨有所謂金山寺者巋然猶存余過其地訪其遺蹟僅於荒榛斷榭中得殘碑摩挲讀之蓋卽辛公所立者余謂此碑可毀而今猶在何山則崩石不泐也夫山水固多不遇至幸一遇焉又或無利於人而有害則其遇反爲不幸而不如埋沒之爲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亥

愈嗚呼豈獨茲山也乎哉

愚園記

訓導 于如川撰

官舍如傳舍誰肯爲後任作生活哉有不惜腰纏與作者人咸愚之謂異日如何帶得去夫以帶不去爲愚必以帶得去爲智然帶得去者吾見之矣或帶去數十年而盡或帶去十數年而已盡而帶不去者既鶴枝之堪借復鴻爪之常留果孰智而孰愚耶余自乙卯秉鐸於茲補瓦易椽靡年不役漆廠棚於後院磨草乃有儲焉接套室於西廂稻梁乃有寄焉人煙漸夥蝸舍難容爰更客座北廳用作寢堂南解限內外則中樹圍屏以蔽



之便出入則對施耳門以通之串戶聯房鈎心鬪角有主有配無偏無頗而上房於以整飭矣磚砌夾堂徧栽紅藥牡丹成樹花大於盤年年春色撩人爭妍鬪豔一大觀也署之南偏有小園千竿萬竿幾無隙所芟除東西兩面結構蓬華四間多其窗使大光明曲其徑無礙旋轉壁齊山牆以界畫門象月府之團園綠茗供談紅燈課讀竹聲花韻仙乎仙乎惟兩學公一大門公門東向而本署之大門則西向入公門西行數武由西北隅牆缺北上復東折始入署形勢殊屬不順酌移本署大門於庠門內之照壁前與舊由公門東西對峙平分兩齋規模始覺宏棲霞縣續志

卷十

堯

做種種舉動愚真無雙然自念生平無餘貲亦無終窳安知非天恐人或懲其愚而故默佑其愚者且我爲其勞人受其逸有時白雲歸去黃鶴飛來縱不德吾愚當不至詈吾愚也愚亦何不可爲哉是爲記

嫁婢說

邑舉人林昌撰

婢在主家服役有年及笄後當擇配嫁之酌予衣飾以酬其勞吾鄉惡俗置婢者多乘人之急而勒買焉標梅過期乃昂其值有索至數十金及百金者臨嫁時主家釵裙絲毫不得帶去刻薄寡恩一至於此或曰價不得不昂歷年衣食之耗於此取償



焉不知犬馬有養人有不衣不食而能服役者乎操井曰於嚴冬執爨於盛暑手皴皮焦亦足以報德矣而猶警其身以取償乎余在館陶蓄一許氏婢其父求贖聞其將轉買娼家靳弗與旋里後先君子聞其事曰嘻過矣小子何知焉但畀之畀之而嫁得其所終身有靠恩同再造矣即畀之而嫁非其所罪在其父汝何與焉小子何知焉余媿悔交集即日物色其父迢迢不可復得選嫁近村衣食粗足至今猶時時往來或謂待之過優余曰以誌吾過并示世世子孫勿蹈吾鄉惡習

重修延福寺疏

知棲霞  
縣事 何立經撰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七

蓋聞寶筏渡百萬衆生無城不化金仙現十八幻相有色皆空桑田尙可變遷蘭剎豈無隆替遊慈悲地難昧前因開隨喜場願結後果豈必尋陽刺史始能捐宅廬山秋水老人方肯獻居龍井乎邑治西有延福寺者乃梵王傳鉢之所爲 聖壽拜

牌之區造大像二尊拈花欲笑祝純嘏

萬歲呼嵩同

聲兩配則給孤達摩琳宮對峙後殿則準提大士蓮座高張洵可謂五色玻璃光明貝闕七重欄楯清淨祇園者矣無如雨蝕風侵苔纏蘚泐甚則傾頽墻壁否亦剝落丹青若非絕大神通力挽尺五銀漢安得依舊輪奐重裝丈六金身與其東院則文



昌宮啟聖殿亦復年深日久棟折梁摧雖已舍故以圖新理應  
有舉而莫廢况乎山門狹隘必須高其閤閣加以月臺偏頗詎  
可聽彼側倚通盤以算所費不貲恨獨力之難成冀衆拾而易  
舉爰濡筆以爲小引敢捐廉而効前驅無論本籍紳民外方善  
信均祈隨心欣助量力樂施我媿宰官權作化緣摩詰凡諸居  
士誰非喜捨頭陀或鋪長者之金或授沙門之絹或效聚沙之  
童子或爲襯箸之山神重輕罔非慈雲大小都成甘露多多益  
善布袋當滿載以歸汨汨淌來菩薩亦倚門而望

魚缸銘

邑優 牟 庭撰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莊非魚固不應知魚之樂惠非莊固不應知莊之知魚樂雖然  
濠梁上人究竟聰明未到耳瑞池農部愛養金魚妙識化機見  
缸而知魚樂矣况見其魚乎余亦見瑞池之缸知瑞池能知魚  
樂也

銘曰嗟莊周乎栩栩而蘧蘧徒夢蝴蝶不夢鬼車徒見條魚不  
見金魚何處居



藝文補遺

遊鵬鶚洞記

邑貢 郝作棟 生

余先世祖居邑中棗林庄者爾時益微區耳足跡初不一至家君徙居此里而性又不好遊終日閉戶誦讀之外別無及焉余成童聞有山水癖但近村之處艾山庵外未聞別有所謂景者時維端陽嘗偕里人北行二三里路經艾山之麓有巨溝焉河源出其中急浪潰湧異石參差已非外景所可挹擬然猶無他奇也西行里許踰小溪而懸崖立壁上接雲霄下連碧水直有令人惶然驚悚然懼者詢諸里人乃知所謂鵬鶚洞也稍入而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北有梯子口心以爲此口入彼口出則索然無味矣信步以前未抵口折轉而西洞口屹然恍山神之倏然驅就六丁之倏然鑿成也後如擁前如迎真有莫可名言者企首前望亂石崎嶇上有千仞俱突怒偃蹇阻其行徑而途又窮矣乃北折十數武天光忽射雲路乍闢更別開一徑溝中有巨石廣可半畝其上甚平攀而登之四圍山色俗塵俱絕東望峻嶺高卧如虎西顧遠峰下降如仙南瞻奇岫翱翔如鳳北矚怪石飛騰如龍古人云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余今始過之矣止而憇焉酌蒲酒唱高歌真飄飄



乎不知我之爲故我也見夫蒼翠似帶碧草之綠石隙而生也  
聳立如人綠樹之超山陵而長也如笙如簧時鳥之飛鳴自得  
也如呼如應風聲之觸石而起也晶簾高掛泉之流於石上也  
碎珠迷目露之滴於靈艾也出乎深谷遊乎太虛乘風而凌雲  
者則鸚鵡也依乎絕巔拔乎平地巢居而穴處者則鸚鵡洞也  
紆迴而西奇奇怪怪無一不出人意表里人云此洞直達艾山  
之巔余方欲縱意以尋而夕陽已在山矣牛羊下來倦鳥思還  
余亦將爲舞雩之詠矣然而石之嶄然高起者猶若瞻望而企  
及岸然獨立者猶若拱手而遠送雜然前列頽然長卧者猶若

攀轅而卧輒攬祛而不舍也人戀山水山水甯不戀人哉余憶  
自此一年每數至且嘗攜親友同來然而戀戀者終余一人而  
已嗟乎余居不近則不得見此洞矣居近而不遊艾山庵又不  
得見此洞矣何相見之難耶夫是洞也不生於通都大邑而僻  
處叢爾置身偏壤牧童樵叟既習焉而不察而騷人詞客又皆  
不得而見之鑒賞弗及不幸也夫詠歌弗及不幸也夫實具而  
名不彰不幸也夫言猶未已高嶺之上曳杖老叟顧而笑曰噫  
子何不平之爲哉夫芝蘭生於深山不以無人而不芳特慮已  
之無其質何患人之不已知鸚鵡洞守其在已者而已外此非



所計也若使鷓鴣洞而果生於通都大邑其在薄夫狂童忌妬  
爲懷安知不戕敗而毀其本其在遊客異士愛慕過情安知不  
矯揉而失其真此洞乎毋亦樂今之得以自全乎且也士得一  
知己則可以無恨山水得一知己亦可以少慰他人不知鷓鴣  
洞而子知之子既知之而鷓鴣洞即以不沒况夫後之人千百  
世下其過此而賞此者又不知若何耶人即終不之賞而鷓鴣  
洞抱其孤高之質天之生之必不廢之噫子何不平之爲哉余  
聞之俯仰三思其言確不可易其詞婉而可風山谷中不應有  
是人也殆賢者聞此山而來遊者乎不然其必山靈出而相慰



藝文續補

元太祖徵邱真人制

碑嵌邱祖殿後壁之東偏

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其敝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弟兄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之天祐獲承至尊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已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

樓霞縣續志

卷十

七

賢選佐將以治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邱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蹟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聲隱形闡祖師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似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絃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遣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遊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



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壹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祇衆生小願哉故咨詔示惟宜知悉

清虛純德輔教真人祠堂記

碑在邱祖殿後三仙祠右偏問有斷裂都尉下少二字闕

清虛真人姓范氏諱全生濟南濟陽人受業於長春真人邱神仙遂陳元奧公家爲農業乃祖乃父累世積善大定十八年二月望母媠夢神人出桃一枚俾啖之覺而有娠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誕公於花家庄本宅雖在襁褓母每食魚肉穀卽吐之母知其異永以爲戒公天資好善八歲就學一覽輒誦十五成童銳意出家及父喪服闋母爲娶妻合卺有期公聞而遁尊禮南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七

山倂然子孫仙爲師孫曰棲霞太虛觀邱神仙乃汝師也蓋往焉遂師長春真人問以修行之要師曰或於心地下功或於教門用力公乃服膺受訓大起塵勞同達元理公之兄與族弟亦來出家故太虛有大范二范三范之名甲戌年間肇羅兵革人多避難艾山時亡金潞國大長公主及駙馬都尉口口論奴隸潰散上山不能公乃助而得上公主以金玉謝公皆不受公在艾山太虛火發公爲營救賴獲餘糧濟其餓者麥熟方芟過勞氣絕五日方蘇衆問其故公曰師挈吾遊洞府前有枯桃師呼之卽開花結實與我一枚大如甌甌既食而寤乃詣師謝師曰



桃有味乎公又夢從師過海仙駕去速追之不及有龍夜又吞吐齧齧苦楚百端師來即麾去俄至東岸見珠宮貝闕喬木参天師謂公日子他日功成當居此位己卯年間師在東萊欲赴太祖成吉思皇帝宣召囑以太虛緣子當力爲良久日汝到人間待吾說教勉旃勉旃初師在膠水盜賊縱橫不敢樵採公乃暮夜出城採果往膠西易換米麪遂不乏食壬午年三月一日夜夢真師曰棲霞緣事可興速去勿疑覺而告於同友姜公武公二公曰與俺夢合壬午年始與道衆剪除荆莽修葺舊居兵凶之後殊無牛畜人耕鑿廝三年之後倉庾不空先營通明殿

復建平山堂又荆立莊子十處各得其所公於益都東門街北購得徐知府舊宅創立太虛觀其井水苦變而爲甘公又設醮薦拔無主孤魂日將入有星如斗現於坤方有二青鸞仙鶴三八翔於壇上一鶴落於南昌宮殊不畏人久之皆去益都劉國寶妻三七託生之異博興宋屠夫妻兩處見公之奇一到祖庭衆皆禮敬有于真人者白公曰公感動天地公曰何謂也于曰作醮而天降祥瑞禱井而地湧甘泉非感動天地者曷以臻此于又曰教門之難莫過行緣他人則求而誘之公得之於自然過東平去王天畱者癰贅之苦除楊官人妻癩疾之殃濱州崔



元帥設教青鸞雙飛淄川王都帥作醮皓鶴群翥懿川姜全之  
禱雨降不愆期至乙巳年重九日至遷安縣館於長春觀公曰  
遷而得安又遇長春吾將逝矣至十三日夜與衆設元清風壘  
壘問侍者曰夜如何其答曰方中公曰時至矣珍重珍重乃曲  
肱側身而化昔丹陽真人到萊陽遊仙觀視其榜曰遊仙曰遊  
仙遊仙真個遊仙不數日而昇與此正同 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道衆以靈樞歸殯於太虛宮至元二十八年冬遷葬於棲霞  
太虛宮之西偏其真人靈異感應具載本傳此不煩述登州學  
正王瑞記



棲霞縣志卷十

棲霞縣知縣龍門衛 其纂

藝文志下

春日望翠屏

詩五言絕十首

何思鰲

翠屏何崔巍  
蒼菁饒春色  
小窻相對開  
山樹屋頭仄

其二

翠屏何崔巍  
城郭藉其下  
流霞出洞頻  
殘瓦落庭榭

其二

翠屏何崔巍  
隔窻送明媚  
謝眺有餘青  
不數東山屐

其三

翠屏何崔巍  
界天亘千尺  
白鳥度林巒  
劃破一山碧

其四

翠屏何崔巍  
上有桑麻頃  
野老鋤白雲  
彷彿非人境

其五

棲霞縣志

卷十

翠屏何崔巍  
牛羊下山夕  
牧子隱豐林  
歌聲遞前席

其六

翠屏何崔巍  
雲嶺躋青破  
日暮未歸誰  
高枕石頭卧

其七

翠屏何崔巍  
不雨嵐烟濕  
清光欲照人  
排闥直深入

其八

翠屏何崔巍  
佳氣抱林麓  
好風吹下山  
應遍逃亡屋

其九

翠屏何崔巍  
苔封舊遊跡  
藉問山下人  
誰是羊公石

其十

步前韻

車道行

翠屏何崔巍  
萋萋芳草色  
風傳衆壑喧  
烟籠一徑仄

翠屏何崔巍  
雲光射上下  
排闥度雙青  
返照入高榭

翠屏何崔巍  
遠岫露光媚  
倚杖嘯長林  
穿雲著蠟屐



翠屏何崔巍凌霄看咫尺振衣御風輕天光萬頃碧  
翠屏何崔巍白雲三萬頃物外絕紅塵疑是蓬萊境  
翠屏何崔巍殘照夕陽夕片月飛長空虛明當檻席  
翠屏何崔巍嵐中沾衣濕勝具濟遊情紆迴磴道入  
翠屏何崔巍霽色滿山麓霏微雲氣橫嶺岼比王屋  
翠屏何崔巍念故成陳跡仰止峴山情泪流嶙峋石

浴溫泉偶感 七言絕

唐太宗妃

滄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自煖如湯溶溶一脉流今古不爲人

棲霞縣志

卷十

二

間洗冷腸

中按元山堂云云何事作

明許宗華薊之湯泉宮女王氏隨行題詩賜之  
滾一作煖如非機之湯泉並非唐太宗妃詩

過棲霞

元東王君實  
西道

蓬萊南境是棲霞近水依山數百家風俗若能存古意武陵誰

去覓桃花

棲霞道中

文翔鳳

雨臥烟炊就此間松濤杳韻不曾關潛龍過澗還疑客語鳥安  
林自選山

浴溫泉

何思鰲

碧沼虛涵一鑑清潺潺湧出夜珠明緇衣不染紅塵色徙倚滄



浪咏濯纓

南宮歸咏

牟國瓏

清風兩袖意蕭蕭三徑雖荒與自饒世上由佗競富貴山中容我老漁樵

園居偶拈 三首

張鈞

長年何事掩荆關壯志蕭蕭鬢髮斑高卧繩床醒午夢推窗應伴此君閒

半畝為園學種花雨過草長漫興嗟朝川金谷今何在賸有荒烟繞暮鴉

棧霞縣志

卷十

三

伯氏揮絃理素琴悠然一曲響空林子期既去人千古誰識高山流水音

鉅齒山 有叙

萊陽訓  
日照人蘇法曾

國初茲山為草窈負嶠予疑夫命名未馴相其峯尖攢比合以聚筆名之巉巖可化為英秀矣昔渠邱令易電泉為廉泉茲值邑明府衛君雅意作人振興文教特易今名用昂多士

鱗次尖峯未可刪青霄隆起峻難攀此邦今日人文煥鉅齒合名聚筆山



詠樓霞 五

金邑令 李 惠

瀟灑樓霞縣週圍幾百家人  
消無寇盜地窄少桑麻  
古道依山險孤城傍水斜  
時平省公事日上未忝衙

瀟灑樓霞縣羣山擁石城  
屋頭千仞聳林表數峯橫  
堽靄靄侵衣潤嵐光照眼明  
微官養踈拙多病也身輕

瀟灑樓霞縣山荒遠驛塵休  
言居處僻幸免送迎頻  
海近魚蝦廣泉甘酒醴醕  
長林堪憩息咫尺對城闔

瀟灑樓霞縣區分十五都  
耕耘田瘠鹵負載路崎嶇  
蠶老攔街簇牛稀合戶租  
民消質更美珥筆莫相誣

樓霞縣志

卷十

四

瀟灑樓霞縣村墟一望遙  
地偏踈客旅山近足薪樵  
夏半天微雨春深雪未消  
年豐人樂業處處起歌謠

瀟灑樓霞縣山高茂樹重  
壑嵐凝紫翠花草亂青紅  
幽壑驚湍瀉巔崖細路通  
登臨須盡日聒耳愛松風

瀟灑樓霞縣巉巖仰艾山  
排空青巖巖倒影水灣環  
雪霽堆雲浪雲收擁翠鬢  
誰能卻塵網個裡一生閒

瀟灑樓霞縣金山寺道場  
花鬢崇帝釋碑刻紀開皇  
地僻煙塵遠庭空檜栢香  
老僧欣客至汲水薦松簧

瀟灑樓霞縣靈宮殿太虛  
壇場天地府松竹道人廬  
一點無塵



跡干函有藏書何當叩真寂重整舊藍輿

瀟灑棲霞縣幽深吏隱堂門庭終日靜花木四時香桂笏吟清

健推琴睡思長人生安樂耳何處問仙鄉

遊濱都宮

邑人 牟道立

藜杖星霜護逍遙趣自濃河陰開荇藻天半落芙蓉靈境多佳

况名山有異蹤長春知不遠仙侶可相從

謁長春像

何思鰲

長春不可見遺像挹清輝霧谷椒圖番松門塵尾揮蒼茵敷石

坐山鳥厭人飛忽作千年想緬懷丁令威

棲霞縣志

卷十

五

謁長春像

牟道行

扶筇開菴翠存息合幽棲鍊藥探金笥朝天析玉圭竈燃凝紫

氣路迴濕清泥爲問長生訣塵根豈自迷

艾山

郝晉

攀陟來天上逢僧意更幽層峯環翠壁曲水漾珠流鳥韻鐘聲

合嵐光樹色浮望中諸品淨似向鏡臺遊

山齋卽事

李任

室靜臨空澗人間坐翠微鹿麕當几卧蛺蝶趨書飛曲水花爲

檻荒垣苔作衣此中幽興足何必子陵磯



思廬

前人

家世仙橋北門開對翠屏河山三畝宅風雨一函經興到常吟

月賢來或聚星

本葛諸孝廉時至

自慙真陋室敢比子雲亭

過林山甫先生幽居

邑令臨桂人李必申

千峯雲白處一澗遶門開鹿過苔痕靜鷗聽樵唱回註騷忘歲月讀易悟風雷慚愧塵途客天涯腸九迴

艾山浴溫泉

登萊青道沈廷芳

七里湯泉浴記當春莫時

巳巳春在文登曾浴七里湯

今來艾山麓已過蒲

觴期清澈塵能絕温涼體最宜早衰思已疾先擬起瘡痍

棲霞縣志

卷十

六

題東村道院壁

前人

崎嶇不容憊策馬上丹梯過嶺復依嶺度溪仍繞溪勞生催短鬢以客羨幽棲小憇還成咏他時覓舊題

抵棲霞

浙江人沈世煒

崎嶇盤曲逕鳥道古苔斑樹密疑無路雲開忽見山登高增斗擻歷險絕躋攀已覺日將夕高城煙靄間

鉄口

前人

鉄口名猶舊溪流曲礀中煙深千樹綠日射萬山紅古墓攢烏鵲征衣透晚風行行還縶馬村火石橋東



翠屏出雲

七律

郝晉

天門疊嶂錦屏連，上有靈窩吐似煙。  
纔見氤氳迷翠樹，忽然發鑿匪匣青。  
天莫誇楚岫，從龍起爭看蒼梧翼。  
鳳旋無俟崇朝消世愠，遍成霖雨灑桑田。

溫泉浴月

前人

石竇元津一鑑開，氤氳紫氣抱珠胎。  
胎光涵素魄，金波靜暖浸冰姿。  
玉影圓洗去煙嵐，偏漱灩澦濯來星斗共。  
徘徊幾番倚徙瑤池側，移取清輝入酒杯。

長春仙井

前人

棲霞縣志

卷十

七

仙子成仙去不還，空留仙井海東邊。  
檻殘時作雷聲轉，砌古還餘紫氣連。  
數仞敞虛能注海，一泓澄碧可藏天。  
更聞異事駭人聽，有類荒唐未盡傳。

城頭朝霞

旭日將升每有霞光盤旋因以名縣

前人

翼峯迴抱彈丸地，每到凌晨瑞色盈。  
方似錦文機未織，旋如紅綃縷初橫。  
不隨孤鶩臨江閣，應逐仙衣爍偃城。  
想是崙山分赤水，團城靈氣覆蒼生。

龍石印跡

前人

躍鯉池邊草色茸，存田片石寫飛龍。  
爪牙猶挾風雷勢，鱗甲常



滋雨露容漫道楚人驚  
壁畫擬同仙客望  
陂筇可憐歲月曾經  
火還自生雲護碧踪

虎洞斑文

前人

虎子多年已去山至今遺洞在山間  
松聲抵壑如聞嘯霞彩橫  
天擬見斑滿腹殘烟深藹藹倚空峭  
壁色殷殷尋常莫道石文  
剝談到風威亦改顏

岷嶠金牛

張鈞

金輝萬丈起東牟  
牛宿光分岷嶠頭  
牧豎應知存色相  
山靈似解問田疇  
魯開蜀道丹砂去  
遠入函關紫氣留  
好是長峯足高  
卧幾畚映日幻雙眸

樓霞縣志

卷十

八

方山晚市

前人

山光隱約納殘輝  
瑞色千條映翠微  
乍見樓臺金鳳舞  
旋觀劍佩玉龍飛  
遙天海市來三島  
近郭嵐烟入四圍  
疑是東皇乘夜  
出卿雲密布送君歸

憇濱都宮

何思鰲

元貞制作孤薨在學士文章  
片石留還是兩朝三聘地  
如何千樹一時秋  
望中獨有吳門馬  
雲外空招秦谷牛  
贏得浮生閒半日  
數聲清磬共悠悠



登聖水菴

何思鰲

掬水尋香入翠微，隔林浮度午鐘希。  
路攀危磴蒼茵滑，泉劈輕煙白練飛。  
澗道細看梳石髮，雨聲驚聽擊雲扉。  
經營却羨如神漢，我欲飭甄坐不歸。

前題

牟道行

紆逕崔巍路更深，支離鶴骨便登臨。  
雲埋大陸空巖洞，鐘逗虛堂遠石林。  
雨濺珠光齊拂面，晴飛素練獨清心。  
瀟瀟袖底驚回首，欲覓仙源不可尋。

士箴

李任

棲霞縣志

卷十

九

袞衣博帶日爲羣，皓首窮經道未聞。  
造化生心真抱璞，聲施蓋世盡浮雲。  
德高不必夔龍業，品重何須班馬文。  
濂洛薪傳今尚在，流風誰復嗣遺芬。

其二

靈府重關未易扃，由來主敬是心銘。  
事云有定翻無定，意似無形却有形。  
半句邪談遮日月，一毫私念怯雷霆。  
聖狂分界爭多少，欺慊時時宜自惺。

暢春園寓齋待試卽事二首

李日更

奉 詔趨從別苑西，鷓鴣暫寄一枝棲。  
參差却愛千山好，蕩漾



還看萬柳齊出岫紅雲真玳瑁平橋碧水勝玻璃開懷自領清  
幽趣助我新吟筆漫題

小庭佳致亦幽哉忽覩遙峯送雨來一樹銀櫻依畫檻數叢紅

藥透蒼苔

齋前雨餘  
芍藥盛開

扶犁盡說登豐兆點筆偏慚作記才待入

延英情漫切將何獻納答

栽培

夜投鉄口

沈廷芳

此行已判滯東牟曾領烟霞洞裡幽怪石躡村名鉄口好峯如  
畫寫磬頭欄橫樹密征途險風緊雲繁落日愁自笑生涯躡陳  
跡幾廻仍宿海西陬

跳魚臺

張百叙

石磴高懸瀑布開衝波魚陣幾徘徊平鋪碧瓦飛晴雨倒捲冰  
紋起蟄雷湍日山光來爽氣一聲畫笛徹漁臺金鱗奮鬣乘秋  
興知向龍門點額回

時與鄒宗魯同  
游鄒方省試歸

艾山浴温泉

沈世煒

艾山山頂接秋旻山下泉聲十里聞裂地潺湲流石甃瀉池温  
煖長波紋風吹樹老還當牖室小煙生欲作雲浴罷漫誇滌心  
慮聊將活水洗塵氛

浴温泉 五言古

明知 何思鰲



嶙峋艾山麓小有通靈津流出雲升坳湯湯尤不倫煮石沸瓊  
珠煙靄浮荆榛穿沃䟽埒間方池面面勻被襖解沉疴相傳捷  
有神所以沂上人來往無冬春我正苦煩溽一浴蘭芳新頓覺  
澤肌理還能湛天真德水自希邁空懷淨土因君不見巢父洗  
心非洗耳孺子濯清惟濯塵山中俱是振衣者出門忽已受汶  
汶

遊濱都宮

明萊陽知縣左思忠

仙葩銷炎燠微涼生層闕披襟受松風伏檻延山月半夜白鶴  
鳴何處玉簫發卽是羲皇心飄然物可忽清露沾衣裳不知何

棲霞縣志

卷十

十一

漸沒

步前韻

郝晉

秋半攜筇遊拂蘿入貝闕楓丹綴晚霞竹瘦生涼月鳥向樹頭  
鳴山從雲外發玉池吊遺跡滄桑何飄忽羽客方談元隔林村  
火沒

書牟鱗仲先生行畧後

官巡撫臨清人汪灝

牟公垂家誠烺烺內則篇讀之未終卷清風吹我前燕居儼朝  
儀太丘光簡編松柏有本性擢枝亦貞堅令子掌絲綸翼翼凜  
冰淵早知永箕裘奕葉歌蟬聯薄俗安噍噍駮厲久無傳曲臺



尊嚴君家肥非徒然願同顏氏訓留輝琬琰鐫

牟氏家訓詩 有序

寫侍御  
新安人 呂履恒

同年牟述齋出家訓示余則其先公麟仲先生所擬親命及其伯父鳳伯公所為四言詩居要焉親命者擬親之命以命已若弟痛厥弟之幼且恫弗逮趨庭而代教之以冀有立也其詩曰親其往矣孝乃在友幼弟無成維我之咎辭指深厚藹惻有韋氏顏徐之風焉因繫以詩

成周際太和宇宙一以新豈惟其君聖亦越有良臣詩

棲霞縣志

卷十

十二

人歌張仲史氏紀君陳卓哉棲霞公今之初古人昆弟如八龍厚德軼陳荀所嗟棠棣榮不見萱與椿庭訓以忘成馨欬聞吾親訓辭既深厚聲詩如先民吾聞漢石氏家風稱至淳何如牟氏子羣季皆鳳麟事兄若嚴父弟似咸彬彬厥惟家督賢義方命有申須為孝友傳特書告青旻

遊丘真人菴

李任

長春長春我來訪叩之無語空山響獨倚古松仰大虛白雲自來還自往雲往雲來日悠悠欲從何處覓浮邱且歸小榻焚香



坐竹徑花畦卽十洲

五日艾山採藥行

應張翥伯觀風

冷廷樞

峻嶒聳翠似崆峒  
楚人指道艾之峯  
浮雲繚繞鎖仙宮  
僂佝騎鶴御清風  
我來陟巔豁襟胃  
一聲長嘯凌碧空  
况復佳節值天中  
瑤艸丹苗紛蒙茸  
攀籐附葛不藉筇  
薄言采采貯藥籠  
突見龐眉叩寺鐘  
蒼古髣髴葛仙翁  
靈符呼吸鬼神通  
五絲映射曉霞紅

濱都宮觀鐵樹

陝西進士

衛晞駿

宮爲元道士邱處機修煉處有二檜樹俱枯如鐵色唯

棲霞縣志

卷十

三

一小枝數葉獨青相傳每孟春十九日必頃刻成花旋落余未之信也至日視之則道士云已於月朔開矣賦此

長春仙客果何處  
寂寞蒼苔圍鐵樹  
鐵樹年年能作花  
行人指點鶴宮路  
漢家武帝求神仙  
童男艸女如三山  
風雨阻之不能到  
後宮日日沙棠船  
五利文成俱杳茫  
秋風秋草老劉郎  
天子長生信無術  
山人獨讓酣松篁  
何年山下卧黃石  
不見初平起羊跡  
芝草根如瓦  
草黃靈山雲共萬  
山白我來探異通  
仙居老檜根皮疑朽  
樗爲問花開與花謝  
聞道今年偏月初



占槐 千年古樹惟神棲焉  
監觀在上法堂慎旃

棲霞縣  
知縣 黃安懷

虛星光曜麗長空名列仙班爵秩崇花縣頭銜封百里酒泉恩  
寵拜三公風霜歷盡虬枝古雨露經多翠蓋雄宦海茫茫原是  
夢憑誰喚醒黑甜中

五月五日登艾山採艾

黃安懷

芒鞋遙陟亂山巔帶露傾筐色更鮮方莖含香迎荷鍾九苞飛  
翠逗寒煙贅瘠未下潛龍炙剪綵先教伏虎懸聞說端陽過夜  
半提籃曾否見神仙

遊濱都宮訪元真人邱長春仙井

黃安懷

棲霞縣志

卷十

古

宮殿巍峩鎖翠煙簑衣抱瓮想當年兩朝聘至分真主七稔功  
成證列仙煉汞凝寒留鍊樹燒丹餘火出溫泉冰心自笑清如  
水何事勞勞夜摸錢 承乏一載天監  
民視何可掩欺

冬夜讀何君際泰遺愛碑有感 何君廣東番禺人于七  
亂後宰棲入循良傳

黃安懷

雲擁雙鳧下畫堂挑燈雪夜讀循良瘡痍未起逢慈母烽火初  
平蔭召棠花落翠屏囹圄靜雨餘仙井湛恩長摩挲斷碣垂簾  
口莫負珠江一瓣香 珠江在廣東省  
城環拱南番

棲霞卽事

黃安懷



下車初見燕呢喃，隔絕塵囂迥不凡。  
一抹晚煙楊柳鎖，半簾明月遠峯銜。  
引瓶仙井澆春韭，敲杵溫泉浣葛衫。  
誰道宰棲爲苦，缺金牛過去摸錢岩。

雨過春山分外鮮，嵐光迢遞落牕前。  
雲連臺榭殊堪畫，家住煙霞半是仙。  
龍石印痕留法篆，蒲團坐破悟真詮。  
一聲牧笛歸何處，背束霜薪到柳邊。

羣峯疊嶂翠光蟠，策蹇尋幽儘可觀。  
作繭山蚕眠樹杪，荷鋤人影種雲端。  
金牛飲罷穿煙徑，鑿石花開護戒壇。  
遙望朝霞擁城堞，模糊猶認畫圖看。

翠屏風定翠雲閒，一片春光淡蕩間。  
曉霧暗隨行客去，落霞低逐暮鴉還。  
石垣疊砌環垂柳，茅屋參差倚亂山。  
台上跳魚燒尾否，好爲霖雨遍人寰。



棲霞縣續志卷十

棲霞縣知縣黃麗中纂輯

藝文志下 詩

棄兒歎

牟願相

有婦有婦哭不止抱兒棄置深山裏憶昔兒初生但願兒壽愷  
兒生甫一週飢寒切骨髓夫婿出門竟不歸煢煢賤妾奚所恃  
一身能保幾日活焉得戀我出腹子惻隱儻有人未必能忍此  
敢為親兒女為臧為獲亦幸矣不然兒死在深山免向阿母手  
中死阿母起行去見呼母不已違兒孤行十餘里兒啼之聲猶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一  
在耳

林翁卻金

郝懿行

西門有林翁翁居近負郭跡寄城市間心存田園樂其家傭工  
人墾土光閃爍不以充私囊與翁翁乃卻堪歎古誼哀嗟哉世  
情薄偶爭錐刀利骨肉相銷鑠林翁不知書胸襟自揮霍有田  
故豐饒無金不貧約管甯與華歆高風差相若  
前邑令楊公匾其門曰義高管  
華  
遙望城頭霞朝暉永灼灼

翁名復初字明善邑中無少長呼之林善人家又素豐卻金  
事固優為之乃其傭人臨財不苟有古廉士之風深可嘉歎



惜其姓名不傳耳

寒蛩篇

郝懿行

棲霞者宿樂風南先生之仲子婦王氏于歸三載失所  
天年甫十九奉養衰翁備嘗艱苦今嘉慶丁巳之歲上  
距夫亡二十三年矣先生高其義取季子之嬰兒命氏  
鞠之親題木主立以爲嗣一時傳誦形諸咏歌因爲茲  
篇以紀其事

寒蛩咽空壁孤鷓棲舊林良人隔重壤之子多苦心應門無尺  
童高堂愁一老豈惜軀命捐願代子承考自言寒閨女未熟內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二

則篇紉箴奉滫瀡親串俱稱賢粉書字不滅鸞鏡影長別奉養  
三十年瑤池鑿冰雪冰雪有消時丹青無變期君舅曰阿婦阿  
婦卽阿兒嗷嗷林鳥哺悽悽寸草句志向黃泉盟心偕白日訴  
白日照燕門黃泉泣鵲魂淚枯藁礎墓心惜桑榆暄人生寄隙  
駒年命如蕉鹿千載標清風清風在綠竹

詠牟烈婦隋氏

牟願相

天柱旣折地維傾赫然女子有烈名少小婉婉居家庭阿母晝  
眉親手成出門辭母中含情小妹呼姊淚盈盈四月爲婦履薄  
冰夫病不諱其奚憑痛夫呼夫夫不醒鴻毛微命心所輕其日



風寒牛馬鳴黑雲如磐山谷平日瘦月白人無聲萬鬼啾啾憐  
火青山妖木魔百其形彙軀徐步何湏驚前頭夫壻相待行吾  
爲贊之表婦貞吾牟之宗多光榮

詠李節婦張氏

牟昌祺

張宿鍾靈降女裙于歸數日遽飛分從容就義誠非易慷慨捐  
生獨出羣知有雙親託兄嫂甘將一死從夫君貞魂此日隨黃  
土浩氣早應乘白雲對衆明心語琅琅視亡如歸意欣欣少年  
巾幗豈多有自古英雄亦罕聞萬載祠堂光赫烈千秋俎豆氣  
氤氳抱慚風詠之標筆聊以短章作頌文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林烈女歌

苦莫苦兮婦女身甘將生死從他人我觀國史邑乘孝婦賢媛  
多記載芳名嘉節昭於今一與之醮終不改以身之死復何云  
獨憐林氏女笄字甫締姻絲蘿方有託鸞鏡忽中分未與郎知  
面先與郎誓心此心既許矣不肯更二婚宛轉辭父母含笑隨  
夫魂吁嗟乎妻事夫臣事君天地之義原同倫人生所重意氣  
耳何必親身已受恩我皇德如春風化遍齊民吾棲俗本  
古近日醮又醮甲寅之春多節烈前隋後趙中有林四月十三  
同舉義二氏節義並可欽同輩徵詩歌林女嗟予焉敢辭不文



但願 九重恩綸下 普天苦節俱勒珉

林烈女歌

林昌

翠屏山色淨如洗 白洋河水清澈底 就中照見萬古心 堅如金石直如矢 宗叔有女方字人 百兩未遂結襦禮 秋風一夜起庭除 太息芳蘭委中沚 此身未得覩 卽容此心早擬爲 卽死生我 之前有私相從 還期結連理 無那天只不諒人 大呼狂走眼 光紫侃侃正論扶 綱常愧殺鬢眉偉 男子諸姑伯姊任 曉曉言 不入耳 冷人齒 羯來得入夫家門 臨穴一哀悲 變喜堂前 婉轉 慰尊嫜 洗手羹湯自今始 誰知石爛海水枯 古井微波終不起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四

素絲殉身身殉夫 大節嶙峋照青史 是時四月十三雨初晴 疏風半夜打窗紙 銀河耿耿明雙星 招魂想像白雲裏 魂兮 不可招 君不見一輪明月懸晴霄

藥常氏十一詠

副貢

郝捷科

始到夫家

山上有山鏡不飛 天桃未及賦于歸 常家女子真奇節 迺進西 欄白板扉

紡績提麻

白晝提麻郊外忙 女紅又到日昏黃 舅姑不怕無衣褐 紡得絲



綿滿篋筐

採薪歸家

閨闈弱質學樵蘇辛苦備嘗聊代夫夜晚印烘親席煖不知尚覺體寒無

食糠姑泣

未號糟糠却咽糠阿姑憐媳轉悲傷腹中甘受十分苦身後長流百世芳

取糞割田

薄田數畝自躬耕春作秋收事並營孝養翁姑皆媳力南陔應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五

續白華笙

公故典衣賣布

翁逝家空殯葬難脫衣典當置衾棺惟求抔土長眠穩不恤一身徹骨寒

挽茶孝母

荒郊尋菜本凄然況值朔風暮雪天荼苦原爲兒所食祇因姑病偶思鮮

脫衣籠燈

憶昔上元佳節時送燈無奈雪風吹脫衣暫向墳前罩一夕然



來事更奇

姑故送殯

北堂萱草遽然枯既送公翁又送姑媳總貧窮難盡禮葬埋無  
使土親膚

築墓

指點蓉城景色開是誰親自築封來裙釵漫說渾無力襯土杯  
泥到夜臺

焚香自盡

盥手焚香默告天侍兒心事更無牽從今不作人間想含笑從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六

容到九泉

奉 旨建碑

豈是尋常孝烈行邦家閭里兩增光小橋疏柳斜陽外留得豐  
碑萬古揚

李節婦輓歌

福山 于天池

偉矣哉造物之精神燦爛生日月散爲貝硤千窠金聚成人心  
一寸鐵鐵入洪鑪且柔之心經百折無回時孤鴛不戀溪潭籍  
孤凰肯老梧桐枝嗚呼李家婦氏族係張某結褵之後失所天  
聯塚之約決不負舉家勸諭亦多方誓言凜凜如冰霜海枯石



爛志不改骨化魂銷神不傷吁嗟乎忠臣與俠士古來照青史  
祇爲從容就義難何況近日蛾眉班微軀留得正氣在脫然一  
死直等閒白雲縹緲捲去人世間君不見望夫山頭一片石至  
今亭亭猶玉立露筋寺中雕塑身性靈常許存其真如此清高  
如此烈令人聞之意超絕我欲飛上九重天捧下詔  
書來 丹闕表爾磊落堅貞之奇節

輓外舅李公二十韻

牟願相

伊余生苦晚慨慕古初民紛紛濁世中乃有此丈人丈人昔少  
壯忘形交先君兒女各長成復眷以婚姻却後三十載不厭來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七

往頻老人無徒侶相見倍益親握手一大笑酒漿雜亂陳東西  
相對坐畧不道寒溫多說同門友事往人幾存先君氣自和丈  
人意多嘆二老絮絮談慷慨兼溫醅日落參又橫羹寒箸未伸  
我時坐一隅飯糜忘所因丈人顧我笑此子如松筠甚愧丈人  
意其意厚而真先君喪未久丈人又沉淪誰家蒿里地聚歛奇  
傑身天不遺一老痛悼那可論先友行盡矣我亦白髮新詩成  
西向讀神爽定有聞

弔四烈

李任撰

於戲淑女閨中傑義骨生成心似鐵得氣若非壯士虹儲精定



是忠臣血鍾靈毓秀會棲霞追蹤接跡標貞烈高瀨繼室馬生  
甥柳氏古今稱卓絕失母寄居舅氏家笑嚙不苟如癡拙適高  
高病卧床衾茶湯供奉勤不輟其夫好怒且加笞安心樂受容  
歡悅侍疾九月夫垂危溫言相慰言啜啜家寒久病苦勞卿他  
年莫怨亡人劣氏日願君勿亂恩區鄙志從來決夫婦何怨  
亦何勞時數至此空哽咽君如不諱妾這隨生死同室這同穴  
不得爲君養幼孤耿耿祇此憂心愒未幾高亡氏盡哀成仁取  
義殊誠切因心卜日赴黃泉先期遍與諸親訣臨時一鄉爭聚  
觀醴牲几案堂中設素服焚香禮拜天又向樞前祈速滅言終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八

徐起自投縲帖然瞑目喉無噎弱齡十九負剛腸殺身能補乾  
坤缺時有隣婦同日經骸枯臭惡裳裾蟻此婦肌髮久如生遺  
容儼雅香風徹可知大節動神明盼前顧後誰與頤前有呂氏  
著清芬後有王氏挺孤潔呂氏父甲別號顛生氏曾夢蟠桃擷  
適劉半載失鸞交一齊矢志環釵撤顛子隨聲激且揚吾兒真  
是英皇列不然當御無帷車改醮他邦復何說氏聞竟去拜姑  
嫜慷慨一死無羈紲辭世于今已九年貞操凜凜期冰雪王氏  
蒼陽李子妻視躬莊肅無媿媒良人病革誓相殉整衣端坐神  
澄徹阿父鳳洲勸婺居止色高談氣凜冽斷臂剔眸鮮尺童垢



面重行余不屑趣父視壻勢何如俄頃報郎餘息竭徐起拜天  
與柳同裙絲自縊門之楔幽魂羞作子規啼丹心應化連理茁  
又有隱士董樵媳孫氏窈窕白不涅鹿車單挽華卿家誰知二  
豎爲夫孽遣使來迎神色移踉蹌徬徨如執熱臨行囑嫂達萱  
堂歸甯一路從今截到家半日夫尋亡綵繩繫頸幽明別弟仲  
流涕急救呼名言大義曾昭揭我死纔是父母兒平生勁志甘  
踉蹌雅引紹徽柳與王守誼就終相合轍猗歎四烈振綱常里  
誦藉藉推壺哲皎皎堪爭日月光巍巍可比嵩衡嶽予今燈下  
草詩章感嘆咨嗟閱復閱設使斯女爲丈夫牧羊不愧蘇武節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九

設使丈夫皆斯女罵賊不數常山舌敬薦束芻吊白雲聊成俚  
句當銘碣剛介讀之志益堅奸雄讀之心應折嗚呼人生百年  
已瞬息光陰可屈指看來不過幾飲食看來不過幾卧起况復  
患難與憂愁碌碌勞勞無輟止如此而尙且偷生如此而尙且  
畏死哀哉由斯烈婦觀可謂惑之甚者矣

弔六貞

李任

古道微兮人情徂江河日下倩誰救忠臣孝子振綱常義夫節  
婦撐宇宙元朝嘆賞文文山不以仇讐加疵謬可知公好在人  
心疇忍湮沒千載後癸卯腫疆得六貞皎皎堪與秋陽鬪吾特



表微作弔詞風世勵俗爲

國壽衛公繼室段生生頗涉詩

書通句讀寒泉冰泮擁香車歸衣未幾遭兵寇卿卿卧甲雉堞  
邊黃昏獨展花衾縵一朝劫火燎鄉城萬重黑霧陰白晝王謝  
子弟半凋殘青燐弗入朱門舊事聞震懼似山崩絞綃淚濕紅  
衫透雉經首倡大義先寸丹欲跨湘妃石僉傳巾幗睹鬚眉鬚  
眉傳罷倏然又東第方拖素練繩西街復結青絲綬問是何人  
曰宋娥孔蕃孫女春秋富出適文學張蓋臣福堂病卒回靈柩  
毀容擬效陌桑彈截髮立誓師曹后俄聽空裏響雷霆廈傾棟  
折忽顛覆閉戶泣思烽警初鉄騎鱗集田園蹂牟家姑姑暨小

樓霞縣續志

卷十

十

姑牟國妻宋氏並妹

矢懷不染芳心茂兩兩投繯骨未灰儂今幽魄應

邂逅世藏籤軸付阿兄叮囑寄養遺男祐至宵一命畢梁頭凜  
若清霜冷橘柚比隣隔巷海嶠盧姻婭僕婢皆駭走半世佐夫  
積素封史氏內範宜長幼玉燕遐翔音斷阻稱冤極口揮涕呪  
此恨遙遙滄海深上書難借緹縈奏含凄狼狽赴冥冥九原更  
有名媛候同族姪行玉岳妻訂盟偕老披肝鏤藁砧臨歿囑厥  
兒汝長淑性由天授三十年來肺腑明死矣行將慷慨就信到  
壺中絕復甦泪痕滴滴班羅袖胞弟林生勸且傷高談反笑腐  
儒陋昔賢昔聖訓成仁捐軀庶免招倂憊重誼奚暇戀育嬰蓬



鬆烏鬢懸絨扣從姑牟姥聞益悲嗟媳段安能覲媳枕歛狀  
婆治喪絕餐廢寢啼更漏爾翁登科起畫樓豈意落窠孤孀宿  
時有故客弔其家撫膺無淚雙眉皺天錫夫人固曾言他鄉一  
夜形消瘦饑食燒豚血淋漓渴飲酪漿氣羶臭毳幕毛裘曠野  
眠薄暮常警熊虎吼跣足牧羊履雪冰冲寒裂指針花繡一怒  
且聽肉鼓吹叱咤鞭箠風雨驟縱令極樂我何顏歌胡爭新尋  
主售乃標喬葉握幽挺抗情致天凌艾岫哀哉彼妹齋恨終來  
生夫婦當婚媾是夕潛步華堂前寂寂纏絲亦斷胆侍者殉義  
共三人也能堅持松柏守嗚呼六貞歸潔身於泥遠脫心無疚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十一

獨上高峰輓烈魂襟雲賻月呼閨秀夜臺若見蔡文姬爲我唾  
面相談詬

祭長兄

李貞豫

百年強半時衰弱從茲始疾病兄夙嬰嗚呼今竟死吾家門祚  
薄一綫綿先祀曾大父早世大父始毀齒未及二十春天不錫  
福祉學行如嚴親乘志光述紀仲兄磊落才年少誰與比悲哉  
相繼逝惟弟與兄耳是時弟尚幼甫學操筆紙慈親愛護深何  
曾攻書史家計累及兄拮据無閒晷方期弟成立庶幾獲祿仕  
弟今三十餘碌碌猶如是辜負良兄心早夜常懷恥惟士旣無



田何以謀生理使兄因貧累携室離桑梓世路何足言羊腸差  
可擬誰能投時好駝佞與朝美毛錐信無用窮愁亦何似譬彼  
屋上烏顧瞻靡所止來京三載餘時當二月底舊疾乃劇深一  
病真不起嗚呼命之窮客死復無子哀哀兩弱女朝夕誰顧視  
亦有弟與姪空拳將何以非無友與朋援我其誰恃他鄉非久  
居中情豈得已孤嫻羈荒郊家室返鄉里皤皤堂上親奉養少  
甘旨那堪垂白人倉卒復聞此父母愛子心願在門庭裏朝出  
暮不歸門閭時時倚今兄爲貧累奔走來燕市生離成死別何  
以慰母氏茫茫夜臺恨如海無涯淚月暈燐火青日暮霜林紫

布奠上慰兄傾觴再拜跪人事亦何尤天命實驅使老親兄勿  
慮有弟供菽水弱女亦勿念漸可誨針指兄柩未能歸歲月徐  
以俟弟苟有力量豈肯久棄委自今弟與兄生死有殊軌原上  
懷咨令何濬悲葛藟吁嗟乎吾兄冥冥理難揣魂兮無不之家  
鄉遙可企夢魂時歸來聊爾慰離徒麾淚陳此辭泉下能知否

藥常氏輓歌

李貞豫

嗚呼古往今來不知幾千億萬年祇此正氣鬱蟠下經地軸上  
參天在天則爲日月之昭臨在地則爲河嶽之貞堅人生得之  
扶綱常大節凜凜如冰霜忠臣事君子事親婦人從不事他人



古來節義昭簡冊彤管揚輝尋其真藥氏之婦常家女奇節卓  
卓人共語皎皎清霜昭潔白哀哀孤雁無儔侶自從許嫁命剝  
蹇夫君去家永不返十年不字守女貞何論日近天涯遠天涯  
寥落無音信秋月春風如轉瞬婦人終必適夫家不夫而嫁古  
所僅嫁來貧苦日自甘飲冰茹蘖淚常含身比高樓聳西北心  
傷孔省飛東南西南西北常相憶欲卜奮飛無羽翼自小從未  
識夫顏養生送死任子職子職既盡無少缺徒留此身覺單子  
親存與存何潔貞親死與死何勇決冰肌玉骨鐵石心清風明  
月昭奇節但看千秋萬歲後丹冊增光永不滅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太虛宮懷邱長春先生遺跡

郝懿行

濱都舊里半荒煙遺構巍巍五百年畫棟雕甍元制度方巾濶  
袖古神仙持身大節追三聘悟主微言祖七篇先生對元世祖  
云欲長生在清  
心寡慾一天下在不嗜殺人為問黃冠談道客先生衣鉢幾人傳

鐵樹篇

郝懿行

縱樹俗名鐵樹棲霞縣城之北太虛宮前夾道雙植自  
余童時僅存一枝壬子春初復遊其地生意盡矣恐遂  
湮沒與言記之

我聞鐵樹花開乙卯年此樹從來花杳然或言歲歲花常著未



見其真語浪傳爾雅遺文曾所讀松葉栢身是樅木憶余總角  
遊此宮喜見一枝綠茸茸迄今曾未三十載向之存者亦已空  
至元天子昔好道長春先生杼偉抱先生豈是黃冠流鼎沸雲  
擾無時休宋帝覆舟元定鼎飄然頓作陶宏景清心寡慾不殺  
人煌煌謨訓垂箴警太虛宮殿倚雲開先生旋賦歸去來花草  
皆含仙氣色懿此二樹新培栽根枝左紐與常異壺中日月誰  
復記一任烽煙迷戰場那知風骨帶仙香劫火雖燒終不死舊傳  
為火所災惟一枝存挺然身如百鍊剛枯者亦終不朽殿瓦雨漂巢蝙蝠  
殘枝還向人間綠豈意消息如瓊花瓊遺有日歸仙家柱礎縱  
鐵君看鐵樹猶如此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十四

橫委瓦礫宮垣冷落無煙霞迤邐元明入我朝五百餘年獨  
後凋嗚呼長春先生安在哉至元天子竟已矣世人那得心如  
鐵君看鐵樹猶如此

唐山秀才石歌

郝應啟

漢唐博士館增廣弟子員秀才來有自不謂登峯造極出山巔  
問之故老頻頻說此石成形不計年有山便有此一拳石在漢  
唐前漢唐迄今何茫然嘉名永永傳曾聞泥塑程明道又道沙  
捏竹林賢而沙之汰之能磨能磷不能堅曾聞鐵漢推安世又  
道范金鑄浪仙而鑪之錘之仍是人間火與烟想自皇媯博士



引紐後神工橐籥補天穿幾經煉餘隨星實雪斤月斧費雕鏤  
不願應叱以入道不願點頰以證禪不願刻立太學鴻都外車  
馬枉咽填但願不讓出頭地但願能通搔首天遠志常在山卓  
此文峯鎮腫恹何妨秦火廢政鞭

濱都宮

李任

邱仙留遺構鱗眴枕層巒藻井干雲委斄椽萬壑蟠壁不望殿  
不垣桷不刻楹不丹以茲渾樸還太古不欲飭人耳目觀四百  
年來新如拭

人傳內有  
避塵珠

世人那得測其端一望山川皆別貌虬

龍樹下葉叢攢此間別是洞天境凡卉遇之皆芝蘭渺渺身到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五

方壺裏隱隱吹笙隨驂鸞聽之如聞不可見風飄松檜響珊珊

方山十景詩

并叙

林夢掄

方爲東海名山在城西南三十里高而平大而方四圍  
壁立望之若碁局設雲漢間其中名勝頗多而邑書祇  
載山市致使奇聞壯觀埋沒於荒烟蔓草登覽之下擇  
其尤雅者臚爲十景各綴小序並附俚言亦猶繪輞川  
圖也未知可愈疾否

夕陽山市

舊誌謂山有晚市春夏之交恒見之蓋山之土壯而氣



厚細縕交感變化無窮若禹鼎之象白物焉衆山莫能  
比也

物必炫其精在天星有爛地不隱其靈市從山頭見此市異海  
旁靜極遂成幻變化夕照中猶之一生萬

### 絕壁飛泉

泉在山半亂石中山僧鑿石爲龍首泉自龍口出下置  
石盆如佛座懸崖千尺雪浪橫飛有大珠小珠落玉盤  
之妙

雲磴何紆迴山水劇清冽忽聞瀑布聲萬籟一時滅仰見玉龍  
飛石迸懸崖裂寄言洗耳人聽此已清絕

### 棲霞縣續志

### 卷十

六

### 佛頂慈雲

山之東北傳有佛落其山因以名頂如來去後時有縹  
緲閒雲緬想釋迦如見慈心慈注至今視之如鷲嶺云  
佛落紀何年競以佛名頂佛去何所遺山外有雲影雲影大如  
山如佛蔭人境盼佛佛不還北風吹雲冷

### 唐城密雨

相傳唐王東征駐蹕於山上山之南偏有古城遺址豎  
纛處窩曰尙存山中陰雨下潦上霧猶若有旌旗蔽天



之象

製曲名黃驄其役爲征討到此築山城勢若連雲堡城中陰雨天旌旗認空杳雨過見頽牆離離長春草

龍街月色

石磴有龍王街長里許爲山下樵蘇之徑草萊不生光潤似漆平而且曲於月色爲宜夜景蒼茫恍惚接瓊樓玉宇

日角下西山登臨未消歇步上龍王街亂石嵌明月月色白如霜疑是銀河決我欲覓玉蚪乘之叩金闕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七

狼洞經聲

佛落頂山勢南環其中爲狼洞圈古刹數楹深藏澗底經聲朗朗時聞於松風花氣之中覺魚山梵唱猶在人間也

古洞育豺狼古寺藏澗底澗窄寂無人梵唄動盈耳寺前溪水流寺後松風起一片木魚聲隱約白雲裏

怪石凌霄

山有巨石突兀而起高插雲漢石中仄徑危如羊腸之坂名曰閻王鼻言其險也小立巖前輒思以袍笏拜之



有石似閻王猙獠一峯起雲外舉其頭勢與斗牛比石高天可  
摩石惡山靈眦一徑盤石中白日躡山鬼

孤菴殘日

夕陽菴結構山西傳爲李唐時建古木葱鬱四旁環繞  
每當餘霞煥彩紅日西沉滿院斜陽與白雲相間奇觀  
也

結菴在山西爲送羲和御夕陽如有情常掛菴前樹有客荷樵  
歸憩在牛羊路暝色到菴前蒼蒼住烟霧

清溪浴馬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六

山上平漫處溪大盈畝養馬者縱之山頭渴則飲之熱  
則浴之俗名飲馬灣水鳥沙禽鳴聲上下便自作濠濮  
間想

一水注山巔風光似濠濮山馬自爲羣來飲復來浴汗流叱撥  
紅波踐鴨頭綠浴罷立長風勝在華山麓

赫井歸雲

井名赫然莫測其淺深或謂與海相通理或然與山雨  
初晴時井口白雲翳翳而沒卷之則退藏於密吾於是  
乎有感



嶺外有歸雲紛紛沈井底直將作雨心囊括深山裏繡文而錦  
章潛藏聊復爾大地用甘霖再爲蒼生起

廟工紀事五古

訓導

于如川

自紆任重修後迄今四十八年何至破壞若此而竟若  
此者無歲修經費故也則歲修不可不講也

聖唯冠古今廟亦壽天地善作宜善成如何任廢棄憶我來棲  
霞乙卯秋之季時則明倫堂簷瓦已飄墜棟折更桷摧日甚而  
月異浸假兩廡頽浸假戟門敝崇聖諸神祠無一不傾陂豈不  
思重修朝議夕復議苦兵兼苦荒其奈民力匱幸際 昇平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九

朝得免于戈累力田喜逢年家家有餘穗于焉謀同僚于焉設  
監司賢哉張邑侯倡捐首攘臂美哉衆紳民急公爭赴義百堵  
一時興勞怨弗敢避文昌煥奎光宮牆相隣比頻年嚴城防屢

蒙關帝庇奏章達

天聽

御額新

頒賜殿宇俱剝

殘安能度外置書院爲考場三載兩肩試漏難避雨風何以作  
文字或爲扶梁椽或爲整階陛或爲丹其楹或爲塗其蔭修此  
三者全鳩工各依次工肇己巳冬庚午秋乃備觀者嘖嘖稱經  
營談何易衆紳相我居湫隘弗滿志代我拓宅基代我起堂事  
堂東增耳房堂西添溷廁我謂君且休毋乃近私意象日否不



然非是傳家器公事則公言其誰能疵晉溢我我其收一念一  
滋愧原始并要終長吟以當記

初到棲署示錦江弟

如臯  
黃炳垣

馬首東來十日程崎嶇石徑少人行遙看樹杪忽飛瀑直到山  
凹始見城地僻欣覘風氣古民窮愈仗長官清傳家治譜今猶  
在莫負循良兩字名

棲霞閒居五排

如臯  
黃炳垣

光緒戊寅錦江弟權篆棲霞見其地僻民樸政簡刑清  
余樂焉越己卯有續修縣志之役謬膺分纂未免慚惶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用十五咸韻卽事書懷兼以爲錦江箴

地繞萬層岳棲霞境不凡荒城真似斗滄海却無帆道路盤蒼  
莽疆疇匿碧巖車難行輓轆馬好度颿颿湯約溫泉浴屏看翠  
壁嵌隋山金可揀邱井水非鹹岫缺嵐權補坡平草任芟厥田  
惟黍稷其木半松杉堞架棲雞塢林懸射雉簾鹿遊驚卧豕鷹  
放逐饑篋笛韻驅歸犢鞭聲叱野箴求桑隨遠近布穀自呢喃  
采藥雲雙屨培蔬土一杓白堆鹽賽雪黃熟酒盈椀椎棗村娥  
髻蕉痕博士衫流風散樸素淫雨苦梅臧耆老顏能駐鄉巫語  
若詰壤雖嫌瘠鹵星早掃搶攬予季初爲宰斯邦本代監勉登



循吏傳須畏下民畧學道方知愛聽言務去讒得情心勿喜考  
課法官嚴舊志經多載重修秉至誠屬詞而比事別類以分函  
既已叨贊襄安容守默緘懷鉛參筆削脫稿付剞劂掩卷觀魚  
樂看花忌鳥鷗拂簷槐古茂留客竹箭摻雅會聯蝴蝶新有列  
蛤蜊鼓棊忘勝敗護笥慰貪饑盛暑衣辭葛清談鼎熱機擬成  
招隱賦如到退思巖憐我身同燕憂來態等獬年光催石火離  
思觸旌縵生計徒磨鐵勛名敢泐城試捫胸浩浩莫負鬢髟髟  
風月揮吟管烟霞策短鑣歡承慈母膳品挂散人銜夢句歌康  
樂調絲理阮咸閒居武功詠相較太言儂

樓霞縣續志

卷十

三

題李節婦詞

郝懿林

臂斷髮封名教地付之巾幗痛良人玉樓赴召肝腸寸裂紀婦  
城崩天地老湘妃淚染江濤潔奮投纆白練繫綱常無虧缺  
鸞鏡破真悽絕連理樹傷摧折歎靈魂如昨何時銷滅艾叻積  
成千載恨洋河流盡一腔血看他年懿範勒貞珉碑前說

題郭義姬詞

郝懿行

義姬郭氏李車甫先生之侍兒也先生爲邑名宿郭於  
先生歿後奉養主母守志不嫁今其年蓋七十餘矣余  
既撰次其事兼爲此以壯其節其事詳具於傳



裙布釵荆誰似此芳心如鐵况三五衾裯未抱小星空列燕子樓借關盼老綠珠腸爲齊奴熱卻輸他婢未作夫人尤奇絕脂粉氣全銷滅眉黛恨何曾結念君恩流水妾心冰雪國士難忘知已遇女郎饒有驚人節五十年白髮兩孤嫠鐙前說

附賢媛藝文

王照圓

列女傳補注叙

列女傳補注者補曹大家注也古之注此書者隋志有趙母高氏文選注有虞貞節惟大家之注至北宋猶存見於史記正義選注所引凡有數處今不敢自名爲注故題曰補也照圓六歲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

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讀書嘗從燕間顧照圓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傳十五卷今其書亡如能補爲之注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圓謹志之不敢忘分陰邁邁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銜恤追省前言恒隕越以滋懼不揣愚蒙略依先師之誥用達作者之意凡所詮釋將以通其隱滯取供吟諷至於義所常行或傳記版文舊人已注則皆闕而弗論誠知疏陋無能纂續前修庶幾念昔先人少酬明發之懷補注成請夫子辨析疑義時加訂正無隱乎爾竊所欣慕焉嘉慶十年八月四日福山

王照圓撰



列仙傳叙

列仙山澤之臞劉子政氏爲之傳其文不與列女傳同又漢藝文志所不載故英儒碩彥多疑惑焉余以從事列女傳頗涉觀覽又恨俗本多失其真因旁搜唐以來類部及注家所援以校今本大有徑庭復從道藏本得其梗槩略加訂正粗具本來嘗歎子政忠藎有餘而清識不足其得淮南枕中鴻寶之書竒之真以爲金可作世可度矣卒以試方不驗幾不保身更生易名竟同尸解良足憐矣此傳雖非子政所爲而世舉以歸之者蓋因其喜神仙事有以致之耳士豈不貴通識哉明藏本中每傳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十一

有讚蓋放列女傳而爲之者益復是淺人所爲不足可存今雖錄出別更爲篇不與本傳連綴亦所以存古世有通儒其必知此意矣時嘉慶九年甲子二月初吉之粟王照圓敘

夢書題辭

浮生若夢也世人勞攘沈於功名溺於貨利至老不休自謂覺矣其實夢也至於日之夕矣載寢之牀弛然而臥無營無欲自謂夢也焉知非覺西極之南有古莽之國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由是言之夢亦非夢覺亦非覺覺亦是夢夢亦是覺覺亦無覺夢亦無夢余家



在之果一夢人也生平喜談夢夢亦逼真凡窮通得失無不形於夢夢又輒驗閨中多暇偶爾繙書過有所得輿言記之錄爲一卷皮置案頭儻後來人見之或頗笑余真夢者矣余又惡知夢者之非覺也而笑者之非夢也婉佺王照圖

### 葩經小記序

余自小小之年母氏督入女學先授毛詩荏苒三五飭業女紅洎季隗待翟之年爰至結褵命以有家不及五稔慈幃見背自爾以來意思嬾散誦讀頗疎屬蘭皋君子攷訂篇籍日月浸尋著述等身余既親承風旨意有欣慕又以少時講業半就荒蕪

棲霞縣續志

卷十

十四

念負先人遺教益復刻責靡所自容因發篋得廿餘年前葩經小記草強半脫落兼之遺忘聊欲補葺成書亦以追維慈氏之訓寄明發之懷維時嘉慶歲在著雍執徐六月九日宿雨初晴新疴乍起溫經伊始輒立課程日率一篇多至一二或適有他事來日補足成之偶獲新義隨筆劄記取供採擇庶幾積日累月續成前作無忘所學云爾

### 晉宋書跋

癸酉之春迄乙亥之秋夫子養痾廢業遂罷爾雅之役維時藥鑪常滿席几凝塵披卷停吟含豪欲卧余時時料檢每以卻書



靜攝爲箴顧終不見從迺因病間劉覽晉宋等書又苦善忘爰  
付劄記余雅不讀史聞亦命余鈔錄用省記功也歲月侵尋屏  
當薈萃刪落繁蕪斐然成帙輒因暇日稍復疏通旁證訂厥舛  
謬粵以亥冬宿恙良已意有欣然覆檢前編不欲委之塵篋余  
因愆憑付諸鐫鏤亦以志數年來因病廢書猶復緣閣訂史庶  
不致虛費時日亦有資乎考鏡愛古嗜學家其必有所取焉福

山王照圓識

題節孝李孺人詩

操刀刀不利節義報夫子斷頭頭不離孝慈翁姑喜人生如樹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五

花花落付流水惟有松柏心堅貞獨不死畫扇標芳蹤賢婦辛

氏李

附閨秀八景詩

古越 岑淑儀

城頭朝霞

城頭曉色薄含烟旋見霞光萬道聯却喜明圓呈五彩黎民共

仰使君賢

方山晚市

山岫落日繞雲鱗變態須臾晚市新爲問蓬萊歸去客青帘誰

賣幾頭春



翠屏出雲

列岫如屏翠色奇峰頭雲影認迷離出山的是爲霖手恰好三  
農望雨時

溫泉浴月

石上流泉暖似春月輪倒映浴芳塵唐家天子如相見錯把嫦  
娥當太真

長春仙井

長春遺蹟在棲霞曉汲清泉井有華好把身心都伐洗白雲深  
處訪仙家

棲霞縣續志

卷十

三六

筆峯觀日

扶杖登來望旭曦數峯峻削似臨池何人高插凌雲筆正是朝  
天晝日時

方隄新柳

二月東風柳色新隄頭嫩綠上城闌春來送客休輕折留得濃  
陰覆路人

外泮瑞蓮

外泮洋洋北瑞蓮霞山從此啟名賢他年會向鳳池上人與蓮  
花一樣鮮





